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

藝文 序十四

明

大明輿地圖序

桂 萼

臣聞古二帝三王統一區宇血氣之屬莫不尊親凡以功德  
 竝隆而仁澤廣被之效也後有作者靡不威加海內功成混  
 一然而尊親之意微矣惟我太祖高皇帝用夏懷遠思與天  
 下更始非有利其土地人民之心是以中外遠邇莫不嚮風  
 及今百六十餘年而有司失此意矣土著之民困於徵求邊  
 疆之士苦於戰鬪故國或異政家或殊俗於是有一統之名  
 而迄不見一統之盛治孟軻氏所謂盍反其本者其不在今  
 日乎臣謹法周禮職方氏取二京十三省四邊約而為圖者





十六稍加敘次義兼詳略而冠以是圖要以見別五服等華  
荒審方官人任土作貢戢農兵謹封守興地利飭八材糾違  
逆弼教化協風土時勢之宜章柔遠能邇之治皆不出此道  
又將以明我皇上所以光昭丕業克應天心者惟是好生一  
念庶天下百司於道知所嚮而不虛役其志云

校刻陳侍御螺田先生存橐序

宋儀望

余少時每聆諸長老論國初時吾邑有曾學士陳侍御習車  
駕三君者善爲詩間得其一二讀之信能洗濯宋元追蹤魏  
唐未嘗不忻然願爲執鞭其後濫歷仕途漸踰再紀屢進屢  
退強半家食獨時得與鄉之耆舊覽鏡前哲而三君所著詩  
文漸播於時蓋車駕詩聶貞襄公購於其家刻之學士詩余  
方任校讎侍御詩則公裔孫奉常卿多方搜求得詩若干首

文若干篇編校既定俾某序之既不獲辭乃遂論次其世以  
詔其後人嗟乎當文皇帝朝海內又安文教翕播學士大夫  
咸倡爲歌詠以宣上德達下情一時聲明文物之盛惟吾吉  
郡爲最其在吾豐學士以掄魁列侍從應制採藻每當上心  
侍御初以就試便殿文皇拔置高等卒業太學既登進士尋  
擢御史車駕以布衣薦擢郎署三君子所遭際若此蓋異數  
也余聞侍御公持憲秉正所至以風裁自持乃竟以九載考  
績抗章乞致仕去在廷公卿莫不嘖嘖稱歎河東薛文清公  
時在同臺爲文追送之其所稱道皆炳炳大節類能不愧古  
人云公旣家居與鄉之大夫士飲酒賦詩詠歌太平每有撰  
述橐多散逸以故奉常公遐搜博採其所得僅僅如此然今  
諷讀其詩要皆含吐性靈敷揚物紀闡提理要五七言古沈



西漢志 卷一百九十一  
著雄渾置在薛少保杜拾遺間未知孰高下律詩平澹俊逸伯仲錢劉其所爲文皆吐自曾臆體裁質實不事勦襲余旣稍加刪訂復爲論著其世如此非獨以明余昔所嚮慕抑亦以見文皇朝得人之盛而吾邑三君子特蒙遭際可不謂榮幸矣哉然余獨怪侍御立朝垂二十年循其資勞宜致通顯乃不俟年至輒引以去此其度量加於人一等矣昔陳敬仲力辭卿位占者曰有媯之後五世其昌竝於正卿其後陳卒大於齊侍御公位不酬德乃大發於奉常遭遇明時位望方隆何陳氏先後相符若此因并書之使論世者有稽焉

層山郭氏重修支譜序

郭氏之先本周號叔之後周秦以降代有顯人然皆不甚著至漢隱士郭林宗行誼高一世遂以其族望於太原有唐立

肅代宗朝汾陽王子儀以功業勳伐顯蓋自太原汾陽而其族姓遂彰大矣余內家層山郭氏系出汾陽王第七子曙之後曙六世孫德基唐僖宗朝爲南昌令黃巢陷洪州德基死之子從鶚留豫章鷓子岡四傳曰伯宜仕南唐爲吉州恩江鎮監軍宋師下金陵監軍偕其子安功赴援竟從李主煜降宋入汴次子定功贅鎮之石橋吳氏復從石橋徙今層山爲一世祖定功生子一舜臣舜臣生子三人曰長卿居塘邊後徙古縣秀卿居江邊國卿居源頭自三卿後子姓蕃盛居舍櫛比無慮數千指前後以科目薦舉武弁胄監起家不啻十數人自宋紹興元德祐明永樂成化皆嘗修大宗譜以詔其後人龜山楊公時巽齋歐陽公守道學士曾公榮文毅羅公倫序之詳矣迺後病其簡帙重大爰自三卿而上統而宗之



西漢志 卷一百九十一  
下則分而譜之各自爲帙如木之枝繁而有本如水之流委而有源斯又譜之變例也江邊譜修於正德辛巳左庶子王公臣序之嘉靖壬寅歲今太常卿時望纂修源頭譜余以內姪任監正之役時往來江邊見諸長老輩衣冠言動恂恂循矩度其行輩皆循循雅飭諸子弟多秀而文心甚樂之余旣出入仕途蹤跡日踈逖後以御史省拜外家則諸長老多物故者見昔行輩又如見諸長老所謂諸子弟多秀而文者皆曳履拖藍爲博士子弟余由是益歎人事去來之無常而又竊喜明哲之後必有紹太原汾陽之業以迓休於前人余日將望之今年春余以福建督學引告來家徵士郭君某偕其弟姪某某來言江邊世譜不修且五十年今幸復就工願執事序之將假寵於我先世余旣不得辭乃縱考其世系覽其

列傳稽其例義其系核其法嚴其事備大略取法歐蘇氏而參以近世士大夫家譜而損益之可謂備矣然余讀一峰羅公所爲序至引三不朽之說以詔迪之獨怪林宗在漢時與豫章徐孺子潁川黃叔度皆以布衣賤士頡頏一時當時李固杜喬輩以將相大臣咸願結交下風千載而下慕其人至比之祥麟瑞鳳非若復顧廚及諸賢猶可羈而繫也彼果何修而得之子儀之勲業富貴烜赫唐代議者比之太原猶箕潁蕭曹之不相侔也夫功不必赫要在表忠隱不必固要在明志余謂太原之操汾陽之功要皆振古英偉不凡之夫若語其志必也羅公所云太上立德云云況爾郭氏子姓林立家世鬱然文學青衿之士皆足以奮發乎志意而繼序其家世處則爲太原出則爲汾陽又進則將迪志孔孟之學以求



復性命之衷則余所望於二三子亦猶夫一峰羅公之志也  
二三子其尚勉之是譜也郭子移孝獨任編次而討訂校輯  
祥雲愈奇輩實共成之來求余文者則族之長老郭君某蓋  
余昔所見行輩循循雅飭者也余故得備著焉

洲尾族譜重修序

尹 臺

我尹氏代序遐矣厥繇平南公仕唐顯晉族支分棊布嬾延  
數郡邑至多不可勝紀其派洪洲洗馬池播居今洲尾者實  
繫我十八司馬公後司馬子彥當爲余始基祖其弟則洲尾  
之族自出也顧世遠人繁譜會而并之一紊弗紹統矣故昔  
洲尾之族自成譜乃今譜漸逸弗敘族子元益氏懼而謀諸  
衆修之事旣徵余序於戲嘗觀於譜歎古治之弗興已雖然  
其不可無慎邪昔先王宗子法建巨室世姓行之百世倫義

無闕悖其樹者不可壞也後世治蔑古始棄宗子弗重崇於  
是有傳不一再世而倫數義毀世臣舊家至畔渙決裂相戾  
亂之所兆其興於是乎是故君子慮之託之記牒以反其所  
自同斯必有油然動乎其中者譜之作不重有繫邪夫尹氏  
肇姓於官著之載籍自殷之爲弓正始所弗可知於殷前者  
非吾能及焉據代開先用蕃我宗庶裔自平南公之鎮江南  
西道始所弗可詳於平南公後者非吾能及焉然自吾十八  
司馬而降歷世久遠傳之無牴牾微譜曷存之余族別洲尾  
及今不越二三四世苟弗道說所從來出世牒正之則幾  
乎塗之人矣故曰譜不可無慎也抑吾聞族雖大得賢子孫  
而後彰羊舌若敖之族名晉楚其竟顛覆弗紹嗣斯又存乎  
人耳余讀家舊記稱彥當公後別分爲四族洲尾其一焉其



顯者潭州司戶公今其三僅不絕若綫而洲尾獨盛里中司戶公名亦至今誦弗衰是不可勸與凡我族衆其監是益思自又克孝友於家慎修以無忝前聞人斯族姓永有譽傳若元益氏暨諸鳩謀協力者能鞠然咸勤斯舉均之有慕前聞人之志者也後之人尚敬承之

### 小水李氏族譜序

吾永新諸大家惟李氏之族最繁其派分播徙不一地然咸稱唐西平忠武王晟之裔云小水之族蓋出泰和同陂同陂出宜春之白芒宜春之祖袁州刺史游則實西平孫也以官留家其子孫散布諸郡邑簪紱相繼承藉藉矣小水視他族顯仕大官雖弗及然遡往稽今代不匱聞人詩書禮義之澤若翔流而未已焉豈非西平豐功茂德覆庇乎當時者足以

食其報於無窮邪天於李氏非私獨厚之也乃李氏之譜諸族咸備於是小水之彥廷蘭懼世遠而系獨逸也謀諸衆因往譜修之求余言以序余聞李之先自虞咎繇以官肇氏其後有食李以免於難者因易姓李則余欲告李氏之族也請以李喻可乎民之始有族固若李之藝乎圃然夫其圃同藝之時又同然使壅漑之或異則杲日所燠無幾而焦者半矣其弗焦者飄風所振又無幾而折者半矣乃或弗焦弗折而榛莽之交藪藪如榴蔽之蒙蒼蒼如求其勃然興翹然遂者即十百中不一二耳已而勃然興者葉沃乎澤焉杲日燠之弗焦也翹然遂者枝離乎繁焉飄風振之弗折也斯豈天之獨偏殊哉其本盛而不可奪物莫能殘之也是故春之氣達華則韡韡然布矣夏之精凝實則累累然垂矣投地而種之



西漢志 卷一百九十一  
易圃而藝之無弗然者然使藝之誠良而斧斤相尋無以辭其伐螳螂相啜無以遏其觸吾未見枝葉之能沃繁而華實之果布垂也故家大族承積厚於前顯人壅漑之既至則所謂本盛不可奪者非一旦夕之成矣是以廢遷弗損其常理亂弗易其故則枝繁葉沃離乎飄風杲日之患者也世久而支派益盛裔分而聲問彌大則華布實垂禪春夏而弗損溢者也李氏之有今日是已非西平豐功茂德所積流曷從而致之雖然余不能不一思為李氏告也夫三代聖王拯民匡世其功德弘遠矣子孫稱神明之胄者不能修敬承善繼之道至顛覆無以嗣守其先服豈功德不足為之蒙燾邪何其後之難久恃也夫敗度隳禮伐家之斧斤也徇義從欲觸身之螳螂也有一於是未有不隕玷以自蹙者王者失之不可

以有四海矧故家大族之後人乎於戲為李氏之裔者尚慎懼而知戒哉廷蘭余先太史外弟醇厚紹業足以樹李氏之表臬矣其欲使余序將以告其族人也固不厭余言之厲也

### 楊規劉氏族譜序

吾郡世族蓋莫衆於劉氏厥系竝稱漢後而祖楚元王及長沙定王者十恒居八九惟今安成之蜜湖南溪暨余邑之楊規族系相承獨祖趙敬肅王譜著裔派出廣平此為特殊異衆族者也廣平先世有諱像者唐寶應中嘗令安成有善政間出勸農覽蜜湖山水之奇心悅之既後累功擢大官封上爵遺命我死必請蜜湖為葬故其墓至今巋然湖畔之白馬峰云安成人誦思其德往往所在廟祀之其子孫蔓衍蜀中數世有諱偁者自蜀來簿安成追懷先烈爰築室墓傍以居



後遂家焉蜜湖之有劉氏自茲始十傳至克都肇徙南溪又十二傳與信遊學永新元陽邨訪唐姚相故蹟低徊歎慕之復自南溪徙楊規至六世孫思成當元末之亂前太史雲陽李公祁適避地其鄉相與朝夕思成懼家牒喪失因輯譜乞李公序之乃近歲裔孫碧礎兄弟重義好施予將謀以譜入梓未成而碧沒世其子任道余從女婿也爰協叔礎并諸兄鳩蜜湖南溪之族取譜合梓焉而來謁余文爲序余撰次劉氏諸譜屢矣獨趙敬肅王之系未嘗一獲考閱也乃今歷遡其世自唐寶應而降簪纓相承垂千年子孫三徙而族益蕃彬彬代多賢傑視楚元長沙二王之後顯盛若相埒何其先澤流渙之遠也議者推漢功茂終始與天壤無敝或乃原本於陶唐氏之遺以爲非是莫克致爾其弗信矣乎蜜湖南溪

風習余遠不能悉知若楊規之篤厚相紹子姓遵孝弟力田軌業服禮教而競文儒烝烝勤讓靡懈庶幾能引其家聲於不墜者余占後奮之日可竢已凡爾族嗣尚益思勉其所已能矜修其所未至以求不遏佚前聞人光則任道奕世鳩梓之志爲不負而余所序而勗之者抑幸不託之徒言矣夫

崇祀練忠貞實紀序

曾同亨

練生綺閩長樂人忠臣練公子寧之裔練公故新淦三洲里人後割三洲屬峽江又爲峽江人以故今兩邑竝祠祀公當靖難時駢首就戮禍逮九族子孫轉徙異鄉不知凡幾而居三洲者至嘉靖中僅遠孫一人貧而寄食鄰家羅文恭公過之惻然憫念爲詩以志感慨蓋公沒子孫不獲以衣冠奉俎豆者二百年矣即長樂之有練姓峽人不知也會生之兄纓



以西漢書卷一百九十一  
以善書從遊其同邑余年友陳司馬門下司馬公有子計偕  
北上攜以俱邂逅余里中楊孝廉應祥以語峽邑劉孝廉旬  
歸遂首倡同邑人士聞於邑侯冲字黃君君慨然曰有司以  
崇獎風化爲首務境內忠賢孰踰練公訪求苗裔俾奉祀事  
於以彰往勸來政有大於此者乎爲白於督學使朱公遂檄  
長樂徵練公後堪承祀事者檄凡再往又踰年綺始至時郡  
大夫高公益崇重合詞請於督學使者海寧查公下所司以  
綺爲縣諸生俾奉祀練公祠隨考充附學肄業如例又爲撥  
學田若干畝以居食綺暨其妻子其事始末詳陳司馬記及  
劉孝廉呈詞與一切公移中於是生彙次成帙及採郡邑志  
暨名賢諸作凡關公行履者悉附焉題曰崇祀實紀謁余爲  
序余往考革除間死事諸臣始末未嘗不壯其志而悲其遇

也然自文皇帝有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之語士大夫  
莫不欲緣此爲公表揚之地然自兩邑祠祀之外竟未有能  
推文皇之德意爲公破例請恩於上錄其子孫者至於今始  
及以綺爲邑諸生授之士田俾供祀典黃侯及郡大夫褒崇  
忠節之意可謂至矣然更九朝始有茲舉所謂事如有待者  
非邪世嘗謂公之後寥寥不振頗疑天道報善之爽然以余  
所知即同時如齊黃天台諸君子之苗裔皆然不獨公也豈  
非天地之精英寄於人者止有此數或爲道德或爲勲業或  
爲節槩或爲文章有所獨擅於此者則不能無所虧欠於彼  
況公與靖難諸君子精忠大節名與天壤俱敞扶輿清淑之  
氣萃於躬者多矣則世俗之所謂福澤少靳於當年而有待  
於久遠亦天道盈虛相尋之理無足怪者雖然鬱極而發茲



其時矣克纘忠賢之緒佑啓後人使公侯復始兆於今日以無忘賢師帥惓惓嘉惠之意是在生勉之余不佞輒因其請敬次其語簡端因致願望之私如此

南豐曾氏族譜序

予小子某甫弱冠先大夫手梅溪譜而示之曰吾宗固出南豐常侍長子仁敷一傳而遷梅溪子孫無復居南豐者常侍次子仁昭又次仁暘仁旺仁光凡歷數傳或留豐邑或轉徙他郡邑即世遠而地分乃其根苑同也吾嘗欲合五仁之後爲通譜且發明先代至今令聞長世之故使來者有考焉而未之逮也小子識之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某唯唯踰年先大夫無祿已而予小子成進士歷官諸曹郎會南豐宗人學博翔龍以所續弘治以後譜草寄余京師乃中間謬謂余爲旺

祖之裔余覽而訝亟寓書止之自是益有意合譜以畢先志顧出入仕路幾四十年公私鞅掌不遑將事頃歲癸巳屢疏移疾上優詔許之居三年丙申夏四月始偕房兄弟元龍從姪之省恭謁始祖南門司空及常侍考妣墓下爲文以祭退而大會族人於各里第盡出世藏譜牒相與參訂而昭暘旺三祖之支遠在撫之金谿臨川吉之廬陵泰和及宦遊於外者各以書往復議合又明年戊戌適巡撫中丞遣使自兩河至遂以是年秋八月上丁之吉始事予小子頗采衆論定爲凡例若干條而一切編纂斟酌歐蘇及近代名人成法參以已見授意於旺祖之後文昭公十九世孫孝廉思孔專領其事首歷代撰述敘次世系總圖次世系分圖次祠墓誌次居徙考次衣冠表次宸翰編次外傳內傳次名蹟述次家集紀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一  
次家訓凡十有二卷而列傳文翰類編四卷附焉橐凡三易刪繁訂譌增所未備孝廉力居多當始事時合三郡六邑之人以舉久曠之典聞者殊不能無難色予小子過不自量冒焉倡之蚤夜兢兢未知所稅駕不自意族衆協謀殫力未三載而功成有始望所不及者此豈僅人力也哉先代之靈固有默相其間者矣予小子既躍然以喜已又瞿然懼也何者昔馬遷承父談之命作史記彼固負一代雄才世掌天官遺書足資檢討然且南遊江淮上會稽禹穴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河海至齊魯之郊觀孔子之遺風歷鄒嶧鄱薛南越過梁楚以博其見聞然後歸而著十二本紀十年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論議閎衍敘事有體後世文章家宗之然而黃帝堯舜之世次孔門高弟之名姓舛謬不一識者譏焉獨

其自漢武上溯黃帝治亂得失制度文爲之槩猶得考見於千九百年之下其載紀之功不容泯爾予小子賦才最下既未嘗博極羣書又不能如昔人遊方之內覽采奇勝長益智慮徒以區區孤陋之見收拾殘編以成一家之書欲祈免於魚魯罣漏之弊以傳信無窮其將能乎惟是吾曾自渡河以來散處不一然而文獻之盛無踰吾常侍後矧如十二卷所臚列事關本支最鉅且重不及今裁定而備錄之後將何觀焉昔韓起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是矣是編成後之讀者安知不且慨然感慕而謂宗聖以來曾之故實獨備於此亦有如韓起適魯之嘆者乎嗟乎此先大夫所欲論著之意也蓋至於是而予小子之懼始稍釋矣工既竣將諏吉告成事於祖廟乃復進族人而語之曰吾族自徙南豐七百餘



年未有合譜甚非聯疎爲戚維持宗法之意此今日之舉所不容已也然而不容不一合者義也不能必其常合者勢也文昭公固有成言矣各書而互見吾取以爲法焉雖然若是編者固吾曾不刊之書亦猶易象春秋之在魯千百世存焉可也範圍具在後有作者其孰能違之族衆聞而敬諾次其語冠諸篇首以詔我後之人而諸有勞於譜事者竝列名左方令世世得覽鏡焉

### 吉水圓塘錢氏族譜序

圓塘錢氏族譜成族彥某某持以示余且屬一言弁其首余家與錢氏世婚媾先隴實在其境內奕葉過從情好逾密而文肅公一代名臣企慕之殷嘗以生不及同時爲恨乃今得託名於譜牒之末効其一二於後之人其何敢辭雖然余於

是重有感矣吾邑名家鉅族甲於他邑然往往視譜牒爲不急即士大夫家或怠而不修或奪於族議之紛紜而不能修以致近者百數十年遠者數百年卒爲曠典其有知從事者則又矜嚴其先世之榮寵誇示閭里以明得意其無當於仁孝一也且夫蘇氏譜古今所宗乃獨詳其自出猶爲後賢所譏況其誇且大者乎錢氏出宋忠懿王季子弘濟爲吉州防禦使再傳而子疇遂家廬陵之三袞源又數傳至宋元祐六年復自三袞源遷吉水之渚源其後累遷爲舊居爲石窩爲村背三宅四方環居合而名之曰圓塘以故今稱圓塘錢氏云先是故有譜牒一散於南渡丙午之變再燬於元季丁酉之難明宣德甲寅文肅公始斷自渚源始遷祖和公而下敘次之爲錢氏族譜楊文敏王臨川王文端李忠文諸名公序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一  
之詳矣嗣是又九十年凡再修至於今而六修蓋宣德以來未及二百年爾噫何其勤也而又毋泛毋略凡後世所議緝譜之失一無有焉說者謂忠懿王納地宋朝効臣順於中國使浙東西之民垂老不罹兵燹之患生人之功其貽於後者遠故歷千百餘年其苗裔皆篤於忠孝而不敢忘其本始文肅公不阿權寵睥睨鼎鉉毅然謁歸而訓勉其家人未盡之施所留者長故其子孫歷數傳皆絕浮夸恥徇私以守其教其譜成而足以傳信於將來非偶然者余嘗一再過文昌里其人皆敦慤無飾容及登錢氏祠瞻拜文肅公墓下與其長老子弟相與周旋踰時亦皆樸而不華恂恂好禮猶有先民之遺焉語之以禮義率有感動使志於學當有進是者顧茲鄉自張兼素公後未有留心於性命者比始鼎建書院為聚

講地轉移人心之機方自此始而錢氏之譜適成錢氏諸昆彥咸惠然留意倡其家之人以率先閭里繼自今使人稱之曰錢氏一門傾向正學自今日始又曰使文昌一鄉人人知所觀感而興起於學自錢氏始將忠懿王所貽之遠者愈益遠文肅公所留之長者愈益長余觀文昌鄉俗之近古其進道為易而錢為一鄉名族其倡導無難而況譜成適講院鼎新之日意錢氏之在今日必繼南安公而出為茲鄉重且為茲譜重故書此以致願望之私斯固所効於文肅公之後者也若其他所以告戒家人語以助譜牒之所不及則文肅公之族規固在

龍津原剛彙序

兩湖先生陳公所著龍津原剛彙凡三十四卷公生平論撰



不止是是特其末年所自剛定者橐及公之存業已刻而傳之久矣至是冢嗣太學生某仲祥彥相率屬不佞贊一言於末簡同亨自少以年家子因緣侍教於公辱公不鄙以國士遇之居常感念未知所以爲報舍此靡可自効於公者即不文其何敢辭公鍾匡山五老之秀繼其家司寇海桑兩先生而起甫綰髮下筆輒千百餘言長老嗟異其於文學固其天性年二十七舉嘉靖壬午鄉試第一江西歲額取士九十五人先是已卯境內有淠戍之變罷科試至是有司疏請倍收以償闕典答士望詔從之於是合前科試錄士凡百九十人公遂稱兩榜省元名聞天下矣屢計偕公車不第歸而盡取先世所藏書讀之自墳典丘索諸子百氏下至卜筮種樹之書金石款識之言無所不涉獵即有窮極惠子之五車者不

能傲之以所不知然盡資之以爲文章少傅楊石淙得其所上書手不忍釋亟嘆曰董賈儔也最後成進士高等歷諸曹郎改官翰林專典供奉文字日與二三元老上下其議論多所推遜時公卿中能文章如唐漁石王浚川崔後渠皆折行與交公蚤歲爲文效六朝體已厭其類排棄去中歲學秦漢文浸浸入室矣及師事鄒文莊公聞性命之旨輒又謂秦漢文徒長紀事於道少所發明會晉江人王道思爲禮曹郎頗治吾家文定公之業一時名人如毘陵唐太史吾邑羅文恭公竝起而和之公一見喜曰南豐文本原六經是明道之言也遂一意步武南豐與二三君子交相劇切名日益重未幾抗直忤貴人意飄然解組歸臥龍津之上時年僅五十爾而鄒文莊羅文恭先後以言事奪官還里公歲時往來兩公間論



心講業悟日益徹蓄日益邃間以餘日作為文章沛乎其若  
放充然其若腴不拘於法而不離乎法庶幾昔人所稱文定  
公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者然文定在當時人猶求多於  
詩公於詩諸體具備置之高岑王孟間不知其孰上下殆可  
謂兼擅所長矣蓋公學博而才雄思深而力到所師友皆當  
世大賢而又虛懷受益無擇賢愚若江海之納細流泰山之  
不拒土壤取天下之善盡歸於己故卒能成一家言以貽後  
世非偶然也余獨怪晚近世操鉛槧業者往往謂學問之士  
不嫻於詞甚者至詆訾之謂逃之理窟以掩其孤陋而又隸  
視宋人之文以為萎蕪無當一切效顰學步漱秦漢人之剩  
馥而啖其餘唾以誇示於人自以為詞壇之繡虎不知其若  
鏤冰雕脂外若可觀而中實無有蓋其言愈工其去道愈遠

矣此其人倘一旦得盡讀公之言不爽然自失矣乎是編出  
豈徒為談名理者一洗孤陋而不嫻於詞之誚且為宋人吐  
氣其有功於斯文至宏鉅矣公力踐勵行垂老不懈而尤篤  
於人倫沒而鄉人士私謚孝文當其情矣乃或者顧以公宏  
負厚瀦不竟其用為惜夫高爵殊勲不絕於世然而求一言  
之可傳於後雖王公大人不輕使有之公不以彼易此較然  
矣矧公晚歲諸作多摭其中之所有蓋造道之言也後之學  
者因公之言以窺公之蘊當知公不啻一代文章之士而已  
太學君昆弟聞而躍然謂余言足當於公敬序而歸之

高坪樂氏族譜序

樂 護

維我樂之有生受姓其來遠矣高坪之居亦已十世而譜牒  
未作豈非後人之責乎護之志此四十五年矣近而高坪之



宗支遠而歷代之世系有圖有考舊彙宛然顧仕而國政民事之叢委退而家事幹蠱之無人冗病因循竟未成書今聰明日已朘耗舊學日已銷沉懼一旦奄然就木則夙志未酬爲恨無涯矣頃因族孫其雅進士歸拳拳以此屬之蓋欲遺大投艱於後賢覲以逭吾之責也其雅謙退不敢當乃清明日會闔族詣余請曰譜牒之事幸加之意他人不足以與此也護乃力疾憊死取舊彙而閱之遂因其舊分爲二事其一曰高坪樂氏族譜其一曰歷代樂氏族考譜之爲目者九曰誥勅曰科第曰仕宦皆所以重君恩作人才彰德慶表才能覲顯揚於後人也曰孝子曰節婦所以端風教立人道也曰宗支曰墳墓曰祭田曰文獻皆所以邇生者之有所自記死者之有所歸明尊卑長幼之序示報本追遠之道著徵前信

後之跡也目雖有九而宗支爲重苟宗支失傳則尊卑長幼賢賢焉莫知所之雖有賢智之士不可以聰明文學想像而得也今自護以上十世至四一公世次行派生娶卒葬傳於先大夫口授者有倫有脊所謂粲然有序的然無惑者也考自虞夏以至於我大明自殷宋魏燕趙長陵南陽江陵京兆以至於我臨川自玄王以至於樂父自樂父以至於護及其雅數千百年之間賢人名士悉加採錄雖不敢謂完備然無缺亦庶幾矣然欲合而爲一以四一公上系某祖某宗則理有不可勢有不能所謂文獻不足徵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矣故斷自四一公爲始高坪之樂獨爲一譜無所與於他人而他人亦無所與也庶幾實而不紊至於淵源所自則別考以詳之庶幾遠而無遺所謂篤近而舉遠也故自近而言



則高坪橫路涂坊爲親族濂陂長林霍源爲疎族遠而言之  
則凡臨川之樂爲近族長安江陵南陽諸樂爲遠族又推而  
上之則樂父以下爲親族玄鳥以來爲疎族合衆枝於一榦  
溯萬派於一源則凡天下之樂必受姓於樂父必受生於玄  
鳥孟子所謂一本而無二也護旣爲之譜又爲之考譜以親  
其親考以賢其賢凡我族衆子孫思譜之義則將永孝思於  
一心篤恩義於九族雖服窮澤竭而尊卑長少之序秩然有  
禮不敢視之如路人也繹考之義則將念厥生於天降仰高  
風於世賢夙興夜寐以毋忝爾所生立身名於遠大而不安  
於卑近如此則仁孝藹於一門世德綿於千古庶不失爲名  
家之裔以無負今日之所舉焉抑是舉也提綱挈領護不敢  
讓而近代宗支墳墓祭田考索註列則其雅與有功焉嘉靖

戊申歲五月十世孫護書

高坪樂氏祭田籍序

墓必有祭所以追遠不忘祖也祭必有田所以備物有常不  
闕乏也田必有籍所以垂示久遠無湮沒也我樂之有墓田  
自古在昔矣然謹禮節費因少成多中間孝子慈孫擴充之  
功亦不可誣也故有舊田有新田舊田附居之左偏頻年開  
構日廣有將圍而爲園者有欲塹而爲池者族長慮焉久則  
湮湮則究究則恐傷族義矣乃今歲清明之明日六代孫廷  
八代孫鳳來弼等會衆詣余爲良圖議曰附居之田皆貴業  
曩有欲質買而不可得者今宜照依時價聽各原佃質買以  
易遠租原佃不願者吐退還衆名買以易置私則便人公則  
不虧租額且有益焉僉曰宜哉於是質買得遠租三十餘石



比舊租加十之五併新舊田租共五十餘石悉更其異姓者  
為佃戶是又擴充之大也事成為籍七本造寫田畝段落租  
糧佃戶姓名以垂示久遠而屬余序其事由於首余曰自今  
而後孝子慈孫有能謹禮節費擴而充之蓋易為力矣由是  
積而擴之為百畝又積而擴之為千畝由是族可益富禮義  
可益崇貧困者可周婚喪者可助患難者可恤祖宗之澤益  
以長而族益以大矣嗟夫好事難成而易敗族誼難親而易  
疎貧富強弱更代而無常善惡好醜名聲一定而不可改凡  
吾族衆尚勉於為善哉尚無恃彊為惡以敗乃事以疎吾族  
誼哉是用序而告之

楊塘鄭氏族譜序

臨川東南行三十里許有地曰楊塘楊塘世居之故家其姓

曰鄭自姜嫄履巨人跡而生后稷此周人有生之始其姓曰  
姬千餘年至周武王有天下又八世至周厲王生子曰友此  
鄭人有生之始乃宣王之母弟封於咸林其國曰鄭十五世  
而國滅降為庶人子孫以國為氏此鄭人姓鄭之始自是散  
居天下雍豫青揚之間鄭宗不可勝紀天地氣運推遷自北  
而南中國帝王之裔亦多徙居南方而鄭宗有居閩者有居  
新城者有居臨川者而臨川之鄭有居清泥者有居浮田响  
塘者有居浮田南坑者宋理宗時有鄭子祥者以堂從之蕃  
由南坑贅於北坑吳氏而為之篔庫於楊塘因家焉此楊塘  
有家之始而子祥公為楊塘之始祖子孫昌而家族盛今其  
裔孫曰時中直者又由楊塘卜居石湖故別號石湖道人以  
家譜之不修久矣恐舊譜散落將來難於繼述乃與其姪鍾



英輩竭力以作斯譜始於乙未之春迄於戊戌之冬四周歲而譜始成其采輯考求亦勤且勞矣蓋舊雖有譜而石湖所自作爲多故用功之難如此而又追古墓而石識之爲祭文而梓傳之凡此皆孝之大也余因其求序得以縱觀其譜源流蘊奧甚博而詳上下數千年一脈相承無有間斷故家文獻莫有過此者矣且舊之爲譜序者亦無慮十數家皆名儒鉅筆序豈復有過之者乎余獨念石湖用心之勤述作之功可以垂示久遠後之子孫承其支派續而書之自此以至千百千世皆此譜以爲之地則此譜爲鄭宗不朽之文而石湖爲鄭宗不朽之賢人矣石湖此舉不亦大且重哉

贈俞宜黃序

歸有光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命未

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凡監司之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龔黃卓魯無以過夫龔黃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黃卓魯遠矣然及其遷以去也其爲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否果皆其實乎抑其爲名者之多邪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於民果何益也余識宣平俞君君爲撫之宜黃獨其志汲汲於民而無意於爲名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實則惟以平恕爲心而未嘗刻覈以求一切宜黃在山中數燬於兵君爲縣草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解橋梁之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今之所以爲吏課者君獨汲汲爲之無不辦治至其爲政又持平恕則今之吏吾於宜黃推賢矣雖然君亦有遇焉夫縣之士大夫爲士民之望其知吾政



尤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撓法者其求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毀隨之矣宜黃之仕者蓋少今少司馬譚公獨能戢其家而一聽於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爲之延譽君於是曰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今無得罪者矣至於比縣之吏亦以媚嫉傾排者多以故毀譽不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吾友蔣子徵在臨川與君雅相愛故推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穀梁子曰志行旣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余以是又仰少司馬之盛德與吾友之賢非獨宜黃之吏治獨善於今世云戊辰春與君同入覲還共舟因得熟語而備知之渡江將別書以爲贈

### 草庭詩序

廬陵康君夔字才難來游吳中士大夫皆樂與之交將還爲

歌詩贈之而以草庭爲題凡爲詩若干首請余爲之序草庭者君居家精舍名也君家在西昌郭外臨大江日閉戶讀書其中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語以名其室蓋周子得孔子之中心於千載之下即此庭草不除與已意同而已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人與萬物一體其生生之意同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歿天不覆巢此心也賁若草木此心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同此生生之意而已知此則知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同而程子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趣豈謂濠上之游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周子家道州二程從受學焉即今江西之南安其後



象山草廬相望而出俱在大江之西而廬陵自歐陽公以來  
文章節義尤稱獨盛謂其皆無得於斯道不可也今數年來  
海內學者絕響而江右一二君子猶能抱獨守殘振音於空  
谷之中當世學淪喪而巋然有存者吾生其鄉豈謂無所聞  
哉何君本徹實君之弟子而與余有太學之舊尤數稱君行  
誼超然世俗利欲之外余故序所以爲草庭之意而其爲詩  
者蓋不必論也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張子忠之令南昌也孫子奇趙元和與凡同事於禮部者二  
十有六人於其將行相與餞之而屬序於余凡序之爲處者  
送行者之詞也余又辱與子忠善因不敢辭蓋昔夫子與其  
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爲言不一然皆爲政之

道而於爲政之事未嘗及之求其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  
道則愛人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  
而不能愛人其爲鬼瑣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  
號爲能吏者不過徒事聲跡之間一時赫然炫然衆人以爲  
美而天下之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  
學道而能愛人不當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  
無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爲灘爲澁爲瀾爲波爲潛  
爲澔爲沱爲洶爲沙爲瀆爲汙爲汜爲淪爲涇惟其流之所  
至不能豫期也君子能爲道而已至於爲粟爲立爲恭爲敬  
爲毅爲溫爲廉爲塞爲義爲平康正直爲彊弗友之剛克爲  
變友之柔克爲沈潛之剛克爲高明之柔克惟其道之所至  
不能豫期也夫非特令於揚粵之間宜也令於齊魯燕趙秦



晉之間亦宜也雖至於入爲九卿爲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壓於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登朝著與其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逆於情通於情骫於法又獨無至公大義且於道德之重者不可隆南昌高士之禮乎其民好訐以訟懲其狡猾矣獨不可使吏治烝烝不致於姦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之不可廢搜其隱匿矣獨不可恤其災害而蠲以與民乎地介江湖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聞教令而解散安土樂業如渤海之政乎昔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僞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章以挫其鋒迄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年來強藩不軌蠻夷竊發江湖之盜無處不有而議者以今日三

陲多警惟江右晏然以是爲子忠喜是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學子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爲然也

周是修先生集序

王世貞

當建文初人主厭馬上之業集郡國賢良文學登金華白虎之地於是解大紳起自謫楊文貞與秦和周是修先生起自薦而二薦者用王國官入史局與胡光大金幼孜胡若思梁用昭諸公皆江右人又皆同官相切劘爲古文詞是修先生齒稍尊其詩與文貞皆工爲清雋溫厚之語不專以其才逞當燕師之下金陵諸公皆相約死難然皆不果獨先生從容具冠帶雉經於學宮之尊經閣文皇旣紹大位追僂死難者甚慘至先生名忽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何問爲於是先



生獨以其遺體完又能完其族而於先生之遺詩文其禁亦獨寬然流竄艱難之餘所存者無幾矣文貞際風雲登宰輔後先生死四十年乃始能誌先生之墓而微露其歎於是先生之集稍出有梓而行之者余故嘗卒業焉而萬曆之紀元下詔追表故死建文難者祀於郡國存卹其後人金陵爲先生死地得羣祀而泰和其鄉又有專祀先生之裔孫應鰲自以進士起家丹陽令余過丹陽治令出先生之集而授余請序之夫先生詩所謂清雋溫厚者與文貞皆得虞揭之逸響固無論即一時諸公或雄而博或暢而裁要皆雖治世之音不大詭於格驟舉而讀之未敢有甲乙者至一聞先生名而神氣忽若王目若開而明舌若津而潤諸賢之什非不工固有黯然沮索然離者要不知其所自也夫子不云乎詩

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夫豈直以其辭將亦以其人哉先生之文不能當文貞夥而亦自斐然即詩可以例已余庸立人也烏能序先生集聊因令之請而抒其願爲執鞭者而已

張氏續修旌忠錄序

胡直

吉郡忠義推文丞相雖孺婦咸知誦之然不知其一時景從艱關勤王則邦之子弟居多若張履翁之徒是也履翁生永新巨宗官學士院檢閱雅與丞相妹壻彭震龍善當丞相督師嶺外東震龍爲援履翁聞輒傾貲起義結邑人顏司理偕震龍爲城守候王師不至城屠死之三族爲赤悲哉入國朝弘治丞相得專祠故里震龍配食獨遺履翁嘉靖間御史李公採公議疏諸朝履翁竟得從祀而吉人士聞者莫不咨嗟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一  
詠歌尸祝肝鬻宛有生氣履翁之裔始散避茶陵安成者代  
有顯人其居泰和沙里自學正君惠幾傳登正德戊辰進士  
為煥煥弟某等感先烈榮國典因錄刻省郡志所傳履翁死  
事及蒙褒顛末題曰旌忠屬余友王尚涵氏序諸首今二十  
餘年梓燬孫元澗等又續刻之請余為序余嘗怪荀子言性  
惡及讀其書曰物之動者有氣而無知禽獸有知而未有義  
人生有氣有知而有義夫人有氣有知而有義則性未始惡  
也荀子之言不自左矣乎今觀履翁事余益知人心之義之  
不可後也孟氏云所欲有甚於生豈不諒哉雖然自宇宙來  
未有若丞相之義烈亦未有若從丞相者奮義之多也即後  
之崇報雖人列俎豆祇益為勸曷為繁當其時余邑死事劉  
士昭出鉞工余宗靜山當敷天為元矣而獨以一夫操耒抗

之其事猶最奇士昭未知得從祀否靜山後履翁十年始得  
從祀祀不祀不足言余獨信人心之義不可後而又慶奮義  
者之必有後也序可寢乎亡何元澗等又率其家之遊余門  
者曰朝儒朝海暨余妹壻可大偕來視成遂奮筆著之篇端

### 南富王氏續修族譜序

方余齟齬已知邑南富王氏族屬繁燦至綰髮侍海陽尹自  
齋公常德二守劈泉公自齋方恪恂亮劈泉弘濬明懿一見  
咸以古聖賢之學見屬余時喜跌宕莫入也後又與自齋公  
冢子貢士仁卿姻婭因謁其伯父太僕修齋先生覩其儀刑  
癯然長者繼與子敏侍御同年子薦太守惟弼令尹同試南  
宮三君子語余必以學而余亦下上切劘不敢自委放余然  
後追歎自齋劈泉二公之逝不得復相從為可悲也今惟弼



與余又同宦西川荷麗澤有加焉而惟弼乃緘其家譜示余曰此修齋與半峰郡伯續編屬爲之序閱其先世自唐荷山長者邁種潛德肇居連嶺奕世有明遠翁始移今南富又再世生明道美道二公當宋之時二公子孫螿螿麟麟昌家勤王聲光已爛江介到今七百年內井竈第宅蕃數萬指冠綏鼎甲侍從方面兩派埒峙魏乎盛矣乃以余所覲則又特異蓋王氏之盛自太原瑯邪勲庸文藻非不都麗然未有翩聯以興於學若今南富諸君子之衆者也夫學學爲仁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身而莫先於親親今惟弼與諸君子訂譜敦宗約範嚴飭以興一家親親之義偉焉乃又有循政裨於民物其學非沾沾者倫雖然余嘗見自齋劈泉恒有憂先天下之志而未之酬諸君子繼出譽髦任重彌力寔明寔昌雖

刻正學心法序

以仁壽斯世訢合天地而族萬物可也然則大王氏之學者自茲譜始余故樂爲序之

學術之異同非獨近代蓋自孔門而已然矣孔門弟子惟曾子子夏最少至晚年各以其學爲列國師蓋曾子之學一貫自得而發之大學以傳子思孟子孟子之後凡幾千年始續於濂溪與明道子夏之學篤信聖人其言有始有卒意以末爲聖人始事以本爲聖人終事故傳其學者能遵聞見謹器數今著於記者可考波被漢儒而訓詁繁增太史公稱當年莫竟其指屢世莫究其說者蓋其極也已而浸淫晚宋到於今而盛行故二家之學皆出孔門傳及後世而異同相訾何哉蓋爲曾子之學以由本達末爲序爲子夏之學以遡末探



本爲序由本達末者心外無理而物無不通也邇末探本者索理於物而求通其心也是故本末異序心理殊觀而異同之訾興焉此豈一朝夕之故哉當子夏在聖門夫子已詔之曰無爲小人儒夫子夏豈若後世鶩利小人哉蓋警之無爲小儒也而孟子論北宮孟施一曰似子夏一曰似曾子又曰不如曾子之守約則學之大歸蓋已較然辨矣明道以後作者非一然斷然示人先本後末反求諸心則未有顯赫如近日陽明先生者也直長不知學方壯遊南野念菴二師門與聞先生大旨弗克自決及讀濂溪無欲爲要之語已渙然矣已又見明道述天理由自體而得又曰不可以窮理爲知之事曰天理具備原無欠少曰以誠敬存之不待防檢不須窮索其訓致知格物曰物至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

不動又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欲則亡天德然後益信陽明無一語不與濂溪明道合其遠接孔曾以上邇道心精一之旨復何喙焉乃摘取三先生語彙之以時觀省蓋自知其贅而未能已茲者柄學蜀土日語諸士雖興發頗衆猶復牽於文義有若余昔之不決者同門高泉謝公謂曰子盍以三先生語刻示之間之今撫臺二華譚公公曰此正學心法也遂以名篇巡臺近麓李公重嘉躋之乃屬果守慎齋伍君入梓因以二師論學數書附焉直因序其所繇爲諸生勗嗟夫諸士不予信而信數先生不數先生信而自信其心可也然猶有懼焉學莫辨於本末尤莫辨於身口學墮諸末不及反本猶懼其牾若墮口耳則將奚救此又直之反躬自望而重望諸士也



鶯谷山房藏彙序

洪都大司寇蟠峰李公自齟齬攻文學修業鶯谷之山平時  
撰作若文與詩無論晦顯咸篋山房題曰鶯谷山房藏彙蓋  
公之述作最富曰藏彙珍所擇也間出眎其門人藩參龔君  
君因校刻西粵之署乃公復緘貽以命不佞而爲之序不佞  
曩嘗趨承大雅習奉教於侍史矣聞之吾邦之詩派自天稷  
彭澤尚矣不佞少讀彭澤詩超忽蛻埃壒冲融絕鑱刻意其  
獨得諸天非人力可勉企比長知問學稍能涉道之藩復讀  
其詩至神釋一篇反覆其意然後知彭澤之達道而子美未  
悉也其能蛻埃壒絕鑱刻者有旨哉故人之爲言不患不能  
蛻埃壒絕鑱刻而患不知道甚哉知道之難得也彭澤之後  
嗣其響者在洪郡莫若山谷山谷始嘗踵杜與韓其末則能

剗剔皮毛直詣精體一不襲其畦徑繹其趣若幽入絕島饑  
餐古雪雖未得於道未嘗瀕俗第令歌之不中金石被之絃  
管如擊橐然故近世作者多少之乃若近世作者獨喜追古  
轍朋擬倣於時洪郡則有熊士選氏士選詩酷擬杜不敢一  
失銖寸形模肖矣而以求山谷之精髓不可幾也然則詩文  
亦難矣哉矧言道邪公古詩逼謝近體出入岑劉文則取法  
漢宋間然皆發諸肺腸語不屑銖寸之合而音中於金石之  
會至其澹泊雍容雕琢靡事又庶幾彭澤之冲融故公之言  
曰苟不見道曷貴於精公蓋烝烝然嚮斯道矣豈與今作者  
爭雁鶩行哉公筮仕使滇升菴楊公一見推轂名才宦轍歷  
五嶽登遊逮四咸有詠賦噍人口屬者仗鉞南紀壯猶膚功  
語具兩廣捷音疏中若公所謂文武兼資坐操三不朽者非



與公之本末不佞別有撰述茲不載

刻陳兩湖先生全集序

夫色以養目然而使之日親盛麗則眩味以養口然而使之日饜滫醲則害君子之於文也亦然文之至者以明道而次為述事莫如書書雖以辭顯而亦未嘗不匠意以鬯乎道道鬯於意矣辭從而將之未有不鬯於意而獨主藻辭以相雄也是故苟知色之養目則三英九華非不庸之乃不如紈素之為常也苟知味之養口則八珍五齊非不庸之乃不如稻粱之為常也苟知文之明道則剗剗瓌瑋非不庸之乃不如辭達之為常也然而世既主藻辭矣又特聖司馬子長而剗獵其句字不敢一詭尺寸其極則盜哭為悲借笑為歡俗下其意而矜高其辭至艱詰不可讀陳之則上不知所明而下

不知所承蓋非獨以病道亦以病事彼見不襲句字而表裏古人之精神者反謦訾而詞喝之由今之道而欲求得古作者之本旨則何啻千里余邑陳兩湖先生弱齡操時義冠江藩復冠南宮而偶不錄一時若石淙浚川諸宗工覽之驚曰子長復出也當其時先生亦方推先子長即目無東京焉有唐宋今如集中遊仙顯政諸傳自時之藻辭者觀之孰有如先生之不詭尺寸者哉既登第官翰林雅善同郡羅文恭又與毗陵溫陵二君者友昕夕論文間及子固先生伏讀嘆曰是獨能表裏古人之精神為言者也吾今於子固乃益知子長夫子長雖未知道然當其遊齊浮湘南窺會稽固已有攬結宇宙之益志矣故其述八書等篇意匠自出咸有本末此豈可與今之工剗獵者言哉於時先生文為之一變持論造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一  
意大略類子固而祖述未始不知六經而變化未始不知百  
氏而以平澹雍容發其剗劘瓌瑋雖不色澤子長實未始不  
知子長至其神穎絕出博極羣書搦筆動數千言瀆瀆磅礴  
引物連類不爽毫芒則又其天稟獨擅雖同聲者不能以不  
知傲也況其他乎然先生大旨要在翼道豈亦猶古之佳公  
子者日御盛麗滌醲而厭之矣又下與布蔬者均饗此其志  
意非苟而世之崛起詞家者方拾所唾棄若欲以腐鼠嚇之  
一何其度量相遼遠哉然則語先生於子長固所謂議乎其  
將而拘拘焉以子固言亦未可謂深中所撰矣詩曰左之左  
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繇是推爲兩湖先生之文  
可也先生孝友天至立朝會遭權姦不能安其位旣歸益肆  
力所學蓋其始遊於鄒文莊晚與文恭切琢爲多其行誼詳

同邑曾中丞誌銘中子太學生某庠生某等世其家學亟輯  
先生手刪龍津原藁合其詩凡如干卷爲全集付諸梓以余  
辱先生忘年好而屬之序余喜得先生文示當時俾知先生  
今昔之所操趨則可以較然於所從矣乃不辭而序以發之

南昌府志序

鄧以讚

南昌故闕志有司者多以爲空文無所用之新安范大夫至  
輒留意於茲踰年遂有成書夫志紀利病昭懲勸可爲空文  
乎哉蓋其起教於微渺而轉習於幾希務於弗急而收於無  
功所爲用非俗吏所窺矣然未易言也方大夫初發念輒移  
書屬余山中余抱區區之心有年矣惟以郡志比列國之史  
易而爲之其傳不遠故屬章友本清爲謝不敏蓋余深惟孔  
子絕四矣所爲筆削自信於天之春秋然後能以天信人曰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豈數數然偵人情以自嚴邪吾輩意氣不惟猶在天人之界即尋常發語如泥濘五寸須說一尺往往而有則安敢與於斯文誠懼一語或浮諸凡失據矣且史有專官其紀載皆當日所睹聞此之爲志則欲以數百年後臆斷其事矣如田賦日倍於往其增必有漸也吾欲求積重之故而戶書無徵也何以議復嘉靖之壬午乙巳歲嘗饑矣自上援之幸有孑遺今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吾欲求所已試爲今日請而宦績無徵也何以贊畫人之不同如面或跡是而心違或始修而終戾必耳目所及然後得其情狀吾欲察於衆好衆惡之中而故老無徵也何以決去存由斯以言即余有以自信能無遺憾乎故曰未易言也迺大夫不謂然也直以身任之曰豈可以當吾世而仍其闕且

余爲一圻而圖之何弗信之與有於是開館延賢廣漁獵重依違其爲心亦勤矣猶自處欲然與衆共之豈不誠斤斤哉江淹曰史之難無出於志非漫言也然大夫有意乎明德新民之學久矣其精神淪浹蓋在言語文字之外自今吏茲土者率大夫之衷從於寬政解紓民困而生茲土者亦臨深履薄專一精魄以起地靈則上下皆無違心而有嘉德庶幾大夫所爲用矣乎顧余察國人之心其孝子順孫多急於明先德也容可旣乎余能爲大夫解矣曰可以書傳者名不可以書傳者神無所以不朽書無益也有所以不朽不書無損也此虛實之說也且修德於明者人紀之行善於陰者鬼神紀之無以鬼神爲冥冥由枝葉之榮昌而所紀可知也其於人何必急急邪余故欲父老子弟冥於不必事而嚴於無所待



斯爲善矣余將以此廣大夫之用於其請序也并爲書之

南昌府志序

張位

休寧范公之守南昌也思日孜孜以興教起敝爲已任甫下車索郡圖志無從覩焉旣訪於比部方公來崇暨余弟上林丞化得舊本二蓋創於某年俱寢未布公慨然曰文獻故郡志可闕諸是誠在我政暇乃與文學章君潢等謀之時余在京嘗以書見訊余方供奉講幃樂贊其成而未有以對也萬曆丁亥冬余乞病歸山公訪余草堂譚志事欲俟余一言而定余謝曰僕病未能也竊聞志猶史然昔嘗濫竽實錄會典之役每將事豫發金匱石室所藏下搜諸司掌故不啻詳焉猶病闕如蒐羅其備乎諏詢其公平公由是檄所屬州邑採典實移書鄉先生下問三老訪求故家遺俗而佚事多有徵

焉公曰庶幾可乎余曰未也竊見國家凡有纂修必開館屬事公曹具草以上於總裁反覆參校始克就緒百工居肆業其成於專乎公由是擇公署之靜闐軒敞者增延博雅設饗醴供餼廩分局而專責成公復以人物見詢余曰斯志也非所以論於史矣愚何敢與聞史道去取嚴斧鉞鄉黨恂恂尚厚孝子慈孫之情可盡徇乎是在主持風教者採月旦精疇咨發於一旦若揭榜標題孰得而議焉公領之遂以所成集如干卷質諸萬督學鄧太史余亦幸得卒業公因以序見屬余考按圖牒俯仰今昔而論其世山川無改氣運推遷良用憮然太息於斯昔高皇帝神武服海內獨提全師與僞漢爭衡始定豫章故形勢爲天下重蓋全省江南中原而南昌又當列郡之中也國初建草昧闢鴻荒休養生息二百餘年於



茲中間潢池弄兵逆藩窺鼎雖不無多故尚晏然號稱樂土以故老所傳自弘正逮嘉靖初官政簡易旄倪嬉里氣龐而俗樸士者循循本業砥礪清白官有餘蓄民有餘藏不數十年而風景頓異矣若溜建瓴波東注力挽之而卒莫可挽也今方寓謐寧無旁發意外之擾天子嘉惠元元百司奉上意蚤夜勤恤蒿目而憂其患科條功令絡繹日頒於下始用密救疎而其疎也更在密用隆救污而其污也更在隆用節救耗而其耗也更在節吏治民艱有若不能爲者由一邦而天下可知矣審變通而與民宜之非志曷稽或曰存則人亡則書固矣自有郡以來良二千石彬彬相望治果能爲有亡曰不然理家者而欲長善厥家凡田舍庾篋紀綱臧獲手自擘畫無遺謀尤必盡登簿正庸便稽覽而貽後人國醫之爲療

也方脈品劑攻治輔養之術自出工巧又筆諸類案藉以傳世充此志也仁也公夙講一體之學理官如家視民不寧猶痼瘵乃身斯舉也亦思其仁之有寄而已連歲苦旱澇饑饉賴公拯救多方公爲政崇風教重農桑學校斤斤古道恥爲俗吏夫天下事廢不舉坐闕冗者託鎮靜以偷安旁觀者不肯自爲又媚人之爲動煽危言阻格蓋事無全善倘憚毛舉而遂巡却步是何務之能成寧惟志也乎哉吾聞君子之爲政也居有所樹去有所遺跡公今日之爲樹且遺也誠卓以遠矣

樂安董氏重修族譜序

大江以西多鉅族至其詩書禮義之澤久而彌盛無若樂安董氏董始居臨川擴原自五季時司徒公合遷今流坑益蕃



以熾在宋故有譜至元諱有慶者實修之曰原譜已而柱史時望司訓象後先理之庠士潤等通修之曰新譜今柱史裕比部郎燧縣令極又鳩族推廣其例討論潤色而增修之是曰重修新譜焉凡增表者六名位也鄉賢也貞節也隱逸也方術也遺英也以至盛事有紀居徙有考多出柱史君筆詞旨燦然蓋自司徒公迄今七百餘年族衆數十千指而昭穆犁然也嘻亦盛矣乃柱史君手其譜示余曰昔原譜之修文正吳公辱序之其嗣有新譜也文莊鄒公手澤在焉敢徼惠於二君子句一言爲家乘貴余恒謂國有國運家有家運靡不由質而盛因文以衰大抵創業之初淳龐氣聚勃溢而駸盛於是乎文物茂焉茂而不已將入於侈於是乎馳騫喧囂耗數隨之善乎太史公之論曰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惟家亦

然天下之巨宗右姓莫不由祖先忠厚勤儉成之矣始焉艱難稼穡羹藜含糗之風猶在樸茂掩乎菁華其子弟智諳無他竇高者力於詩書以自顯下亦各務勤劬以治其生是故日益昌阜迨榮盛旣久驕侈之心浸淫以萌驕生陵侈生奪往往恣肆而躡於繩檢之外迺孝謹日替墮其家聲則盛之爲衰伏也雖然任其盛衰之相伏而無以制之則無爲貴智矣夫一鄉之所耳而目者巨族也一族之所耳而目者士人也夫惟士人以其族顯亦惟士人以其族替宦跡所經習染四方奢麗後生子弟聞其風而效慕日漸月移夫人之情自樸趨華也易從奢入儉也難故藻稅雕簋而茅茨汗樽者陋衣錦儻車而韋褐步趨者縮珍異方丈而脫粟鹽虀者慚珠翟霞裾而荆釵裙布者羞逮俗之旣成而後挽之猶江河行



山若躬盛慮衰制於方萌守先德儉素之舊削瑀為璞俾淳風返於宗閭保世滋大而勿墜失此亦明君察相制治保邦之大幾也董世簪紱蟬聯家運勃興如初暘之赫余固意其必有所以持之者及咨其家乃馴馴孝友敦倫好學衆競於纖儉不敢以其閥閱先人入其鄉而絃誦揖讓雍雍鄒魯殆古所謂義門者故人樂有賢父兄矣董之先故多名碩類以行誼政術文章著稱未可縷舉蓋自心齋公遊象山陸先生門以理學相傳今比部公受鄒文莊羅文恭二先生學表正鄉閭從游甚衆世稱蓉山先生是也一時封君龜山公縣令某公彬彬竝起師友淵源可謂盛矣柱史君博大淵亮持法務為寬平長者頃奉璽書視學三輔一意崇雅黜浮方以其家施而成教於國也夫使董之孫子世修詩書禮義無改忠

厚勤儉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而胥淑萬葉永昌雖天壤同敞可也是在今日諸君矣

問奇集序

近世縉紳先生讀書多求大義視字學音韻為經籍淺事漫弗之講臨編往往含胡囁嚅與人接譚即常用字音乖錯靡察非相知之素孰為言之可愧也迺或藉口蟲魚詆非磊落寧通論乎昔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蕭何亦著其法於律令太史試學童而錄其課最唐選舉法四而楷書道美居一焉慨自小學書藝之事不傳訓蒙者罔所師承士大夫子弟付之三家學究鄉音土語譌指謾授字義之不知句讀之不解先入在耳童習白紛是以金根杖杜伏獵弄麀之輩貽哂往牒嗟乎讀書不識字由來久矣顧韻書浩繁苦難檢



閱余謫昧寡學濫竽詞林爲文學侍從之臣石室輪編金華  
進講幸從先生長者遊每談經術得諸謦欬之餘簪筆含毫  
質疑寮友頗聞所未聞奈性苦善忘偶得一二久之輒復茫  
然比叨轉國子司業見諸生唱名陳牘往往不恥承譌因倣  
前制依洪武正韻教之日習數字諸生中有問於我不便盡  
答也暇中因記憶舊聞筆札成帙復集前人所論六書大義  
切字要法具列大指於前聊以便初學備檢閱豈足呈通方  
大雅其所未備俟他時陸續補之非謂僅此而已錄就漫紀  
其端

### 重修南昌府志序

明興志南昌者亡慮數家其軼者毋論已弘治之季山陰祝  
公嘗有纂次會更喪亂屢有存者迨萬曆戊子休寧范公藩

伯之籍傳而數百年之放失舊聞畢集詎不斌斌有徵哉丁  
未郡署災志燬莆田盧使君以博雅名郎出守是郡百廢具  
興堂構煥然鼎新則嘆曰郡有志猶家有籍也室新籍廢可  
乎夫太上因之非一切沿襲舊貫爲也間繙後先兩志則倫  
類殊相徑庭懼其歷歲滋久或多遺複遂因而整齊之接其  
後事訖於今茲摭摭罔遺博收約取不開局不延儒不借聚  
訟之口以遺作舍之譏而刪述壹稟於獨斷暨陟陳臬之明  
年殺青始竟謁余序之往藩伯竣事余竊嘗與聞之語具在  
往志中不意老眼復得與於鉅典請理前語而申之可乎蓋  
載筆一方與執簡東觀體裁雖異均之史之流裔也概諸書  
法豈避謹嚴國史囊括盡乎函夏所表見非重鉅不與其義  
例恒儉郡邑所志正備國史所不逮也即米鹽細屑鄉黨自



好例得廣記大抵掌故易稽尚論難定名人魁士耀日月而  
抗雲霄暗中摸索亦得士有百行第取節焉亦足以彰磨礪  
古來善善固貴於長也夫讚者在堂訾者在戶悠悠丘里自  
昔難諧惟是直道為公三代於今未泯蓋操筆之視操行一  
也寧不兢兢二千石臨列城以宣化其體尊矣修一王之法  
垂域內百世之憲章其為權衡甚鉅操之可無審而與衆共  
邪從違之符誠在已不在民矣此余雅素所望主持風教者  
而深慶於使君得之矣春秋之作炯垂萬世昭戒游夏文學  
乃不能贊一辭非難之也意有獨至詎可以多指亂乎史記  
自擬狩麟書出一人之手蓋著述者固自有見未可與淺見  
寡聞者道也茲志哀者十有三益者亦十有三凡一郡大事  
經所擘畫及確論可行者必載以垂後譬之為命藩伯其草

創者也使君則舉討論修飾潤色而身任之者也兩君子有  
美相成俾疆理有完書故先民論同所以致貴於醯醢鹽梅  
耳食者詎知之且政術文章世尠兼擅使君據案剗劃不廢  
鉛槧之業誠哉手揮霹靂字挾風霜可不謂通才乎使君於  
書無所不讀淹貫百家至於藏山祕乘尤愛撿採嘗取累朝  
實錄豫章人物諸集不下千百餘卷浹月悉能闡誦匪但記  
事而兼舉其辭資稟絕倫殆天授也是郡宿昔稱劇使君治  
之若振槁然晨起視事耳聽兩造手成爰書日未旰訟庭虛  
無人凜若神明而率崇以惇大則為後事師者著明於行事  
不特託諸空文已也

三禮編繹序

鄧元錫

三禮本古曲禮儀禮周禮而名古經必有記記經所未備若



西漢志 卷一百九十一  
異繇者今世所傳周禮儀禮禮記稱三禮則相沿誤也蓋曲禮本經余聞之李大經云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禮天體也天體物不遺故物必有則自內心外貌思慮視聽食飲裳衣之有其節若語默進退取舍生死之有其介與凡親疏貴賤交際事使之有其體各品節之以立教蓋躋不厭動不亂而幾微畢察委旋時中也命之曰曲禮槩其目曰三千非質三千言微乎微耳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察而高明廣大都焉時著時察之謂知隆此繇此之謂行故致曲者知微者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王以訓齊天下經人義之大端也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昏以合二姓爲之鄉飲射以教德讓爲之喪既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爲之郊社饗饋以儉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之體又爲朝會聘覲焉以將之此其行

有時其用有地比時豫物將事也有體是儀法之大者命之曰儀禮譬天儀象乎則二十八舍以經天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經官建家宰之官以儀天建司徒之官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立善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而六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蓋周禮制而儀曲有官儀禮制而人義有紀曲禮制而人道有理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故以興王治之大順也仁者人也禮者體也隆禮者尊仁繇禮者體仁禮無體則復於禮而仁全蓋仁全而天全矣周衰禮廢迨春秋晉韓起適魯猶及見舊典禮經歎之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蓋其盛也孔子欲觀周道適周學禮焉歎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歎道盡



於禮也又贊之曰郁郁乎文已夢寐志之世莫能遵明於是乎作春秋以維周禮蓋重禮如此至戰國諸侯惡其害已經用播絕自孟子未之及見斯亡久矣漢興與河間獻王篤好古始博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其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備冬官之記高堂生實始傳儀禮經僅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僅上下二篇又雜諸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惟大夫而上無冠禮他如諸侯大夫昏喪既夕虞皆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司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惟饋食則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郊社禮亡也禮大問曰聘聘使大夫則問於事相朝禮亡也聘有公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頰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豈孔子存周禮於魯而王朝禮業不得展於邦國諸

侯憚行禮又自去其籍惟士鄉禮以習行而存與嗚呼周禮亡而朝無守官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何異乎九容不修九思不慎六官不建五禮不秩而三綱九法從淪斁也余讀禮手錄曲禮少儀內則玉藻諸篇敦本實致微眇約身理家可服存者爲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若古今異宜難施行者爲下篇經記缺錄表記坊記緇衣語精實於經通者附焉其儀禮本古經爲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爲傳傳錯見他記中者摭取之爲外記凡經十七篇傳七篇記各附其篇終周禮故五篇近儒取五官聯近冬官者迴互更定以爲冬官未嘗亡也然何從質是之也經所存終遠也故周禮經仍五篇二記中與六官相發明者與考工記附焉其科條見禮記編繹序中匪敢詮訂庸便誦服



云

禮記編繹小序

禮記蓋古經師轉相與撰次所聞或錄禮舊或記變禮或兼記體履之務翼經者也豈七十子之徒若高堂生孟卿后蒼之倫所記與漢初湮滅有間已漸出至元成間而備傳者至二百餘篇信都傅德剛爲八十五篇曰大戴禮九江守聖刪四十九篇曰小戴禮彌約近奧而於經不倫今取諸記儀曲禮者各附本經後如編矣漢興文皇帝感上世列爵分土建官任職之道路略不槩見也命博士諸生頌論次所聞爲書曰王制制雜出夏殷與周禮不盡合而義相出入以近經又自有記故首王制列周禮六官後他二記中記古治天下國家之度制器數錯出者爲王制下附焉孔子記爲邦曰行夏之

時說者曰夏小正之屬不必然也然而近之矣呂覽十二月各有令時有秦令焉而古制以存蓋秦令建亥而月令主夏時得孔子之意以其時秦未創制天下自恣睢也不韋獨令諸儒生獵取前聞成書亦猶古制哉故次夏小正月令學記王世子記國家建學作人之法略具與周官司徒樂正相表裏記武王踐阼若經解古學造在焉又次之樂經亡久矣河間獻王所上古雅樂又廢獨劉子政所得二十三篇中有一篇具存今樂記是也記通論禮樂之事又禮先樂後又次之百工之事至微末而道存考工記非冬官而固冬官屬也則或冬官記也事理爛然精矣附焉它諸聖門與君大夫若門弟子縱言及於禮若統論三禮之事者類深奧有微言間乃紕繆記之者失之也然亦眇矣故首哀公問仲尼燕居閒居



次之觀上之歎本陰陽造化帝王因革之變鼎鼎輪輪矣曰  
禮運禮器即物有宜稱言之也運行而無跡器成而有方運  
其會之通乎器其典常也故禮運禮器次之大戴盛德篇他  
二記中語三禮錯出者類附焉夫禮得之者昌失之者亡於  
觀戒至遠也而莫亟於春秋檀弓諸記得禮之事失禮之禍  
與春秋互發又次之夫禮無不體也洋洋大哉乎聖門通論  
道德仁孝政學之語何非禮也出二戴者博矣孝經經也孔  
曾之宗傳在焉記之冠冕原本也故首孝經大戴記主言入  
官小戴儒行次之表記緇衣中粹者入曲禮記餘與五儀小  
辨用兵疵類雜矣然古書今及見者甚眇何忍棄也與本命  
附焉家語故自爲編以其記孔門答問及弟子行事與禮記  
相出入又附焉子曾子傳大學古文最粹宋儒表章之而道

尊其出檀弓曾子問者顧往往雜矣其粹者乃在大戴篇慤  
而深微而粹存之閤閤持之勿勿進之慤慤靡有息也又一  
言一藥即龐義贅辭要無傷其大都故受之曾子終焉嗚呼  
詩書禮經而下莫近於戴記類爲編而三禮書大具失倫者  
咸各歸其官俟世君子得考觀正焉

### 易通序

自庖犧造易洞幽蹟而三才之道彰太極易體也體儀象卦  
爻而無可名可象焉曰無極是三極之極也夏易連山連山  
首艮艮止也止其所也商易歸藏歸藏首坤坤者藏也語藏  
諸用也文王純德不顯造天載而周易首乾乾天也剛健中  
正聲臭亡矣故詩贊文德曰天宣尼述焉蓋三易一極也迨  
道之衰老莊釋發是機以命世超有以無反靜於動天下靡



然矣其蕩也傷教儒者宗聖治經乃溺見聞心知徇生執有也其蔽也失宗至哉元公之易乎揭主靜以立極標無欲以學聖洞化原研化機紀民故察物類太極二五備神明之用矣而統之以人極誠神幾妙性情之德矣而正和於動用尊尊乎禮理樂和損修益裕蒙初艮終不已也義文而降殆再闢渾淪哉蓋一傳而程氏之學興孔子曰潔淨精微而不賊深於易者也元公當之矣

朱陸語要序

余讀尚書咎繇謨聖道精微眇約為羣聖宗至矣乃神禹日孜孜於敷奠封濬艱食鮮食之務又何篤也而都俞相師殷王高宗恭默思道至格帝賚粥凝於神矣乃說言遜敏學古亶亶於起羞起戎衣裳干戈之訓如沃心然靡不懌以服也

於戲茲非隆古之所為盛也哉至讀朱陸二先生書歎焉曰道其散夫道不相為謀矣夫陸子者求心立本日烝烝於改過遷善可謂要約矣文公宗伊川之教由下而上所謂譬諸草木區以別焉者也令相下則益以相誹為病亦殆於偏指不參矣故驚湖論辨無極往復讀之或啟乎勝心夫道塞宇宙學焉者將以是務舍若虛若無而與之詣乎無窮其善學也夫其善學也夫余讀二先生書論次其自成學者為編毋傳其溢言俾覽者得有察焉







乃見耳乃予謝病而南也復從君游徧觀君所著山疏紀我明聖祖討友諒事甚具予曰君志見矣其意不在泉石也乃佚而思初維始也即巖谷不可見耶予畧道往時苦兵之故見君思初之本旨焉夫往牒所稱廬山之勝者以魏晉之際難首西北禍烈不甚相及至元之季世江南勦勦極矣環廬土著之民鮮有自完者何也時難起江淮漢沔間其受禍近道所輻輳其蹂踐勤山介江湖腹背受敵無險斷德安塞吳障肩臂不相救無應山磽陁早寒藝不償種無食民蹈此五難而無一利安所自完乎我聖祖籲於天為萬民贖命彭蠡之師固建萬世之安然使民先脫湯火山川並受其福誰之賜哉實艱難血戰易之也故是紀也刪拾往籍頗採近事要之大旨則以聖烈為本言難所出也古大雅者流陳序先德

勞苦使民戴王德無窮則君之低徊而繫思豈過哉聞長老言友諒既平聖祖因形束勢制為畫壤屯之以故民墾田不及他郡十之一二弘治前民間文采若不足田里實滋殖士循陶周程朱之遺教實相砥行後難言之矣瀕山南民朴還給山北稍藻績民實不給何也予山中也敢忘先世之遺俗哉乃今則謂何故予有感於君之思而重為凜凜也君謂詢其遺柵箭室山中故老莫能對蓋自周顛告太平以來二百年矣民方競靡日長寧能念湯火時乎噫民生難得在鄙朴不在文采承平所患在隱屏不在目睫往南昌民變時具見之矣嗟乎古大夫告老坐閭門誦舊止為民聽意嘗在本始也則予之凜凜又豈過哉以是知君往雖不講備倭其繫心舊有甚者四方巖谷何可定論士哉或語予周顛告太平



事曰顛非巖谷人何繫心太平之甚耶意亦巖谷有所効者不然難出而山之靈悶默以啓之果爾則茲山固効太平之符不獨舍澤孕蓄爲東南障矣與君前說少異故終之

廬山紀事序

桑喬

喬在九江屏居廬北林隱菴省愆之暇漫輯錄廬山古今事既久遂成篇帙目之曰廬山紀事藏諸篋笥聊以自娛非敢傳之作者也他日淮海孫公見之曰夫廬山亞於五嶽而圖記弗備好古者有遺憾矣是作雖蕪穢然姑以備覽考抑亦俟博雅君子之訂正焉山誌其有興乎莫爲之前孰圖其全踵其事而增華變其體而加麗庸有在矣因與四橋陶公筆山盧公捐俸梓之射陂朱侯董而成之既竣喬執卷而歎曰嗟夫紀事有三愆而鄙倍不與焉其一古之名賢如周景式

廬山記張僧鑒潯陽記諸篇今不及見獨見其數語於類書中而宋陳舜俞廬山記馬玕續廬山記戴師愈廬山文物列傳並稱名作亦構之不得顧獨以己意撰述去取無章程潛德休光多所闕遺閱而不宣無以式遠其二古今名賢篇什不爲少矣喬旅泊旣乏典籍以稽往躅即今時縉紳先生諸名製山僧羽流不能珍藏散逸者十九雖屢搜羅亦無從得其蹟也逸世之珍泯焉無聞進不能煥人文昭盛世之多才退不能爲茲山增重其三九江者喬之并州也事宜內山北業旣已成編矣雙江方公見之曰是爲九江南康言非爲廬山言也夫苟爲廬山言則宜先山之面者也捨其面而背是先議者將謂斯何且使子志二郡內九江可也今以子觀廬山不若以天下觀廬山亟易諸喬無以奪其議也故紀事先



山南嗟夫巴人下里之言不入於師曠之耳喬小子何以掩其瑕亦聊以藉手就正於有道得謏聞焉儻可免於聾瞶乎

南安府志序

劉節

此南安重修郡志也郡何古國也郡志何古國史也國史何紀一國也郡志紀一郡焉猶夫一國史也是故郡志古國史也夫史堯舜典禹貢湯大誥周周官立政尚已周季列國有史備紀載兼褒貶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已漢司馬遷始作史記紀表世家書傳異焉皆史也班固而下相襲爲史記表列傳猶夫遷也易書爲志矣皆史也夫志也如其史則志可也書可也表可也傳亦可也是故輿圖可表也沿革可表也天文可志也地理可志也食貨可志也亦可書也人物可傳也亦可表也職官可表也亦可志也循吏可傳也道學可傳

也儒林獨行可傳也藝文可志也禮樂可志也亦可書也其義則乘可也檮杌可也春秋不可也春秋孔子假魯史寓一王之法也志也者紀一代之制可也寓一王之法不可也作志而史遷可也固可也任狐亦可也僭而擬孔子不可也南安郡志作自前古不可攷矣宋知軍事方崧卿氏軍學教授許開氏修之卷二十拾遺卷一今亦不可攷矣我文皇帝闡文興治大典肇修天下作志者收輯殘缺始有纂述睿皇帝右文稽古命儒臣作一統志布之天下天下郡邑纂言紀事文同制同孰敢倍越是故斯志也景泰間郡人僉憲蔡公雲翰嘗修之猶夫志也成化間郡守張公弼增修之猶夫志也正德間郡守季公敷重修之聘藩參吉水曾公燠鄉進士泰和劉君潛總修學官弟子劉魁劉慎劉宰彭甫蔣曰旦蔡日



齊隱士許金采錄猶夫志也嘉靖改元郡守何公文邦取而筆削之于史固有取焉校正則屬之郡博士秦銳也是故若志也義史者公志也文弗史者固制也匪公志也而公之功則懋矣君子稱之

閻阜黃氏宗譜序

萬恭

先王立宗法以聯天下若曰萬世同姓子孫世世相屬也故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或以世或以地或以官或以名若瓜之附於瓠也顧其法密於貴而疎於賤詳於辨異而畧於統同生齒綿邈氏族離逖而槩以大小宗法聯之乃小宗之宗若棼絲焉千百世而下莫知經紀及其終始是又以淆之之道聯之也於是乎宗譜作焉若禹貢然導萬派而歸之河歸之江又約而歸之海令千百世之下直可按禹貢求

之耳若禹貢所不載則闕如也是所以維宗法之窮也作譜者顧又遠宗江河而近遺溝澮宗法於是乎窮久之神明之胄徧天下而藥却孫叔敖之後遂無宗亦莫之宗而宗法於是乎益窮清江閻阜黃直卿良遠涉江湖儼然介於司馬公曰我始祖保義自唐文宗宣宗以秀州徙金華其別子或徙豫章龍興府是爲沅江祖或徙分寧雙井或徙信州弋陽蟬聯膺仕詳在豐水志傳十五世時敏以宋淳熙中徙清江閻阜家焉又數傳則敬永樂初坐練忠節公黨籍其家先世遺事蕩然散逸莫之宗矣迨仲謙再造於我家紅巾方譁糾一二豪阻山爲城屢屢脫鋒鏑會赦黨禁毅然直於官以稍復其業宗譜未遑也我祖耿菴方校讐而未遑也我竹軒府君嫻於詞令多所討論輯其見聞而裒其散逸三載甫脫橐而



終余小子背棄先君且三十年髮如此種種矣大懼隕先志  
三代未揚令我氏族不相屬乃作閭阜黃氏宗譜秀州而上  
神明之胄弗敢援也秀州而下之龍興之分寧之弋陽之清  
江樂邵孫叔之裔弗敢遺也敢以附於闕如者語有之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幸司馬公一言以文之俾毋造虛車乎司馬  
公曰我聞吳晉期親之國也潢池之會長以蠻夷魯吳功親  
之國也昭公之舉絆以婚姻君子曰潢池蠻夷之是爲蔑祖  
昭公婚姻之是爲瀆倫兩者古今之大奸慝也周公作周禮  
所以親同姓之國殷勤篤厚萬世無相佚也曾未數世而星  
列棋布子孫敢於蹈天下之大奸慝此豈文之不足哉後世  
子孫情不足以聯之也黃君譜族乃經之以合系緯之以分  
支又爲之三考一志二列傳宗法哀焉具矣然有譜所可傳

者文也有譜所不可傳者情也其世世覽鏡者必悉君之所  
以譜毋蔑祖母瀆倫毋援貴毋遺賤聯之以情也可乎否則  
方策之纒纒其亦轅輪之徒飾者矣

### 東鄉縣志序

東鄉處豫章南鄙僅僅如黑子之著面故無都邑制宣德七  
年臨川東鄉譁議城長林不果正德七年復譁兵憲胡公世  
寧出奇兵盡得渠魁械送京師東鄉平度長林不可城度三  
里得孝岡城之東接安仁西接臨川南接金谿而北接於餘  
干割四邑之壤而邑諸孝岡實始有邑治顧經畫草昧文獻  
亡徵越十有三年別駕秦君鎰來視邑事乃述羅典籍自唐  
虞而來迄於今四千餘載括之爲二十八篇而藏之盟府實  
始有邑制又越六十年姚江諸侯大倫以右諫議攝東鄉三



年有成百廢具興慨故籍之繆悠睇世代之綿邈而爲之新志志成謂司馬氏舊總河使也暱於淮且嫺於辭命序東鄉志非司馬氏莫可者余始得按而紀之夫正黎司天必循其列王良御車必定其轍故受之以四圖世變江河孰究厥原事起意指孰詳厥詮故受之以十一志凡地里離合之故建置沿革之繇政治得失文獻隆污之實物產風俗版籍登耗之詳蓋循志鏡之上下數千百載直一曠耳然可鏡者迹也不可鏡者神也諸侯以青瑣貴臣僕僕爲銅墨吏乃以循良追龔黃而又以其紀載追班馬唯是東鄉藐在山藪之間乃今而後百世覩斯志也鏡侯之迹矣意者亦將使後之人無事則與父老相休息毋浚民以自豐有事則是用保聚臨川犄之金谿餘干安仁角之毋養寇以階亂毋殘民以邀功是

諸侯之神也其弗可鏡也夫語有之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乃今而後治東鄉其必有按迹而得侯之神者

聖諭鄉約錄序

郭子章

萬曆丁亥四方郡國奏水旱上宵旰焦慮之至召輔臣煖閣議賑恤令頒海宇於是豫章都御史魏公上封事其一曰得士召和之本士蓬累時在明德義明德義無如行鄉約講習高皇帝聖諭六事上下其議宗伯宗伯沈公議魏都御史言是上復下其議各省直令督學官勤率郡縣有司著圖說編俚語俾閭巷士民易遵循子章承乏山川懼亡以稱上意指乃首刻聖諭六條次三原王尚書註先師胡廬山先生疏并律條勸戒爲一卷次朱文公增定藍田呂氏鄉約爲一卷敬書今上俞魏沈二公疏冠於篇首題曰聖諭鄉約錄章伏讀



高皇帝六條指在教民故頒之郡國今上指在教士故責之  
督學夫士民一也士民之表也一鄉之中民什九士什一倡  
之者一而和之者九王道於鄉易易矣故願詔士之爲其一  
者也雖然責不獨在士國好獵狃間並驅國好鬪閨門詠公  
矛國好農桑婦饁南畝女執懿筐風之也司風教者不有諸  
已先求諸人是謂藏身不怨民必不喻故諭士諭於身約鄉  
約於身是影響風草之機默而成不言而信和之至也章與  
諸良有司勛哉無持空牘繩下而自處僞與幻之間如魏公  
疏所云也

贈舒伯獻上春官序

廬陵故刻有文信國成仁彙進賢舒太史公爲之編次余髫  
時得而卒業之讀其序慨慷激昂泣數行下願爲之執鞭不

可得顧未論公之世何如比長讀國史茂陵孝貞皇后梓宮  
開隧武皇詔躬視山陵公諫曰臣恐一騎奔北目中無山陵  
而有宣府寧恤大行在涂山陵事已武皇馳羸車從西長安  
門入皇太后主隨之公又諫曰羸車未糞除不宜輕馳魏闕  
孝貞作配先帝未聞失德奈何令其主入旁門是皇太后不  
得正其終而虧上孝也其後武皇南巡公首倡百官諫不聽  
杖謫市舶提舉肅皇中興召公復撰國史尋以議禮杖得病  
以死余然後知公於信國其桑梓同其科第同其忠貞不貳  
心就義以死同其所爲彙成仁彙乃所以自成其仁者每過  
進賢停橈還轅低徊不忍去顧未論公之後何如今年春余  
出守潮陽便還西昌則公之孫伯獻先生儼然爲西昌士師  
出其所手校公集并以公平日所著太極繹義周官定本等



書示余余然後知天之于公未嘗不閔其死而遽斬其澤也  
是時伯獻承家學造士大有功兩臺交薦於朝秋仲予以入  
覲復返邑屋伯獻且俶裝上春官予兄子禎衆友人獨孤元  
某等索言爲贈余惟古者選醫必於名醫之後議立大將必  
遴將種何也語其世也召伯甘棠南國人愛之惜之戒勿翦  
伐魏文貞袍笏唐文宗購之猶顧戀思惟官其子孫而況伯  
獻振奕葉而紹箕裘所以爲太史公甘棠袍笏者鉅也伯獻  
行矣臺臣疏伯獻不曰業能紹祖則曰無忝忠臣之裔主上  
聖明有如按疏問伯獻何如人及故太史公忠未見錄狀則  
惡忍遺伯獻嗟哉文信國家罹道生佛生之旤而成仁之橐  
不無待於太史太史有伯獻而繹義定本諸書無藉他人之  
手文不幸丁宋之季而舒幸而當明盛時也余知伯獻必能

世太史矣且也余邑之諺曰龍洲過縣狀元連年二百年來  
西昌士應之者三陳少保二曾學士其來官西昌應之者一  
爲曹文忠公伯獻持家學入奏承明由西昌入試南宮將爲  
太史公乎將爲曹文忠乎而太史文忠俱衰然爲當代名臣  
則余與二三子所望伯獻者豈獨以一第榮哉豈獨以一第  
榮哉

聖學宗傳序

鄒元標

夫道一而已矣昔者聖人仰觀俯察形容模擬此一不可得  
於是系以一畫畫之陽者曰乾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  
統天此宗統所自來也夫子曰文不在茲乎子輿氏曰見而  
知之曰茲與知雖不明言所以而萬古斯文之統卒不越此  
寥寥數千餘載唐昌黎氏云堯舜禹湯文武以是遞相傳授



宋周子所謂太極程子曰識仁我明新會曰自然新建曰良知皆是物也隨人所指而名之譬之天一也東南西北之人各隨俗而名之而仰觀太虛昭昭日月星辰則無不一然難言矣余友紹興周子早志真宗學有本原慮前聖以一脈相傳恐後之人不曙斯義乃溯自羲軒及我朝諸儒先有關斯學者名曰聖學宗傳蓋其意曰帝之與王聖之與賢隱之與顯微之與彰雖異位而人同人同而此心同此心同通之千百萬世無弗同獨奈何不求者既委至寶於草莽而求之者又橫之以意見意見穿鑿是取至寶而付之烈燄又不如隱於草莽之爲完璞也其意良苦矣余讀是書因有感於昔儒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顛顛爾周書噩噩爾今於茲書亦云讀虞夏商周之語如身游渾渾顛顛噩噩之天未嘗不神

遊心醉厥後源遠派分辨駁愈多心愈戚心愈戚視渾渾之風益遠雖然此亦諸儒先不得已也滔滔東注其何已時長天永日恃有此真性在真性不昧直息諸見揖唐虞周孔羹牆間茲傳也吾不知其盡也

### 宗儒語畧序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海水之宗也子孫枝葉繁碩有大宗有小宗而後其統系不淆謂道有宗乎神無方易無體何有宗也謂道無宗乎濟濟三千獨一唯曾氏得其宗未始無宗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帝王也孟軻氏願學孔子宗孔子也蓋道一而已矣一則天二則人天則亘萬古而攸同二則涉未流而多岐道無岐也學之者岐也惟多岐而百家靡雜莫知攸宗甚矣道之難明也予夙荷明師良友指點夾輔



年來偶有隙明於先聖一脈真傳似無所蔽諸儒最有契於衷者在宋則明道象山慈湖在明則白沙陽明心齋六先生於是手鈔其語與道相發明者名曰宗儒語畧其言淺近詳畧不同不謬於孔氏之傳則一而已夫名臣巨閥必有宗譜孝子慈孫一展卷孝思悠然而生是書雖謂儒之宗譜可也學者由茲直證本心頓息諸見揖唐虞周孔在斯須間若復辨儒釋較同異取余所編者為辨駁地是人也意之為害其去道也遠起諸六先生與之同堂合席何益乎邑愷衷黃侯愛是書捐俸授梓敬拜手引其端

胡敬齋先生粹言序

敬齋先生以布衣從祀廟廷而學益光蓋先生學與文清公皆昭代鼻祖文清業從祀會請祀陳王二先生而上以先生

並陳王從祀蓋上重先生篤行沈修淵懿聖衷匪夷所思元標竊以為昭代第一盛事聞先生散步長吟鬼為倡和質鬼神無疑俟聖人不惑先生以之先生有語錄為西粵吳獻臣所編者恩江明府吳覺生載以出入拳拳服膺欲刻此以為多士鵠屬余弁其首夫獻臣得先生學顛沛造次未嘗少離卒謚清惠為世宗朝名臣令君世先生學又欲以公之多士學道而後愛人於令君益信矣

重刻十三經注疏序

劉應秋

昔者聖人之作經也樞紐造化陶冶性情綱紀政事扶植名分其指歸於明典要以淑人心維世教而已故曰經者徑也常道也徑則約而易操常則正而可守聖人蓋逆睹天下與來世必有以奇衰之說簧鼓耳目昏蝕吾道而以此焉示學



者之儀的也由天子而下下而爲士非此無以治其身由士庶而上上而爲君非此無以治天下經之爲用顧不大哉自秦火烈而典籍燼蕩然幾無存者漢興除挾書之律迄於孝武益崇獎之詔諸子百家之書不列於學官不得與六藝並傳博士太常文學掌故之屬聚族而譚經義矻矻窮年非其師說不稱當是時聖人之遺經炳然若揭日月而行中天噫其盛矣而蹊徑亦滋多焉膚立者持門戶皮相者矜影響甚且以其邯鄲之步馳騫於作者之塗句比字櫛而準之曰經學士大夫亦津津道之陽浮慕其名而陰謬盭其實時謂亂經譚者不察猥以經學相詬病欲絀訓故而盡廢之夫亂經誠足病也又如會文切理抉奧演義傾羣言之瀝液折聚訟於要指一發簡粲然臚列瞭然指掌儼如臨千載之上端拜

而議有如林林萬家之市不勝異寶而惟所採取也若是則訓故之家豈不稱甚辨哉奈何廢之也故自十三經之赤幟定而僭擬亂經者捫心却矣自注疏之指南出而焚紘稗說者批頰退矣夫經譬之裘葛梁菽然荷華若英非不至奇而以此衷身孰與裘葛玉髓赤芝非不甚異而以此衛生孰與梁菽注疏者所以訓天下梁菽葛裘之宜而羽翼聖經者也今諸子百家之書充斥闐闐瑰異之觀不可縷指藉令舉而厝之用則何異以冀筭占日以棘刺爲母猴乎必無當矣由斯以譚奇袤未足多而經術未可離也明經之體以達經之用舍是書何以哉輓世學者白首而治一經以營進取旣進取矣又弁髦之疲精涉獵探人世所不見之書以驚博辨而視全經不啻贅瘤間者剝其外郭昧其中局亦買櫝之故智



耳夫寶康瓠而棄周鼎珍鏤冰而遺完璧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至此也余竊閔然不敏而謬志是書間爲訂其魚豕付劖劂氏重梓之以與好古者共焉若夫斲輪之說儻猶有進此者乎善學者自得之也余惡能知

### 唐雅同聲序

自沈休文以四聲制韻而譚詩者嚴韻唐自貞觀以還變古爲五七言近體命之曰律而譚韻者嚴律律之爲言法也法家故上嚴又於樂爲律律亦樂法也音各有倫母相奪也唐去古未遠作者類博而精攻非出古人語不譚故三百篇後惟唐音最雅至今爲詩家宗夫韻必宗沈郎詩必宗唐其致尚固然哉學不博古乃苟而之俚高者騁於其才之所近時軼而之險而雅道病雅病而詩亡矣吾邑三洲毛先生博雅

君子也蚤謝公車杜門著書間取唐人近體諸家部分其韻而鱗次爲帙弁曰唐雅同聲鈔成而毛先生捐賓客去蓋二十餘載令子自牧君長有識雅讀父書乃得出諸故篋中壽之梓子受而卒業焉竊有當乎毛先生之操捨審而功令嚴也曰深思哉作者乎客有溺其指者曰詩爲性情作耳吾適吾性情而足奈何句比字櫛必取唐人已成芻狗而尸祝之乃稱詩哉予笑曰然客不北走燕南走粵乎將之燕則必泛彭蠡沿大江沂淮達濟而入滹沱將之粵則必度二嶺逾八桂而躑躅於石門銅柱之間夫道固有攸適也假令欲適燕而粵其轅即卒世寧有至哉茲編也其猶適燕粵之道也乎如曰詩不必唐韻寧必沈嚴於韻而寬於詩吾未見其可也余故病易譚詩者之亂雅而有當乎毛先生也毛先生詩具



在別刻中予自銓視最淺無能為毛先生名高迹所標尚業  
非唐人語弗出矣自牧君非堇堇讀父書者亟於成先志為  
不朽孝子之用心也夫亦異乎世所稱佳公子者韻凡上下  
平詩凡五七言各律總為編如干卷

刻泰和周先生遺集序

夫忠義之根於人心而不可解也天性也死生亦大矣不可  
謂非性也夫人莫不知生之為樂而不知夫得死之樂賢於  
生也人莫不知死之為榮而不勝其榮生之念甚於死也誠  
知夫死之賢於生而辱生之不如其死也方且甘之若飴方  
且視之如歸而暇計夫悅生而惡死今夫烈女死貞一醮不  
改烈士死義委命一諾彼特以名為天而心猶許之特以義  
不食其言而身猶殉之而況其重乎君臣天地之大義也死

生命也其猶夜旦之相代乎前未始有極也乃毅然存亡之  
塗而眷戀於決絕之際尚得謂之丈夫乎儒者闇於大較而  
以成敗論天下士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夫死何容易  
也伯夷之與尚父較隆論烈其不可同年而稱也明甚至論  
商之忠臣將屬之夷乎屬之尚乎義莫重於綱常而天下為  
輕功莫大於存綱常而濟天下為小故有形之成事易見無  
形之成事難知也而固以其倖成之心文其幸生之心以其  
一時之成逃其萬世之毀至有借匹夫溝瀆之說謂死為無  
益奚取於徒死以立名者於呼彼其身之不有而斬乎人名  
之邪斬乎人不名之邪夫死何容易也當靖難時泰和周先  
生之死何烈烈也先生事建文君官不過紀善職不過藩吏  
非有深知殊恩之締結也非有專城尺符之委授也非有簡



書文檄之相譙擿也又非若易姓革命之必不可逃也分在於無專成無專敗之間而情介於可以生可以死之際先生直以大義自決奮身而死雖其忠憤天性哉蓋亦由所養矣觀其陳說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狀慷慨激烈犯衆怒而不爲動其述懷詩有曰我有兩龍劔閱世三千秋堅剛出百煉苔色古而幽清光不可掩夜夜衝斗牛願持獻天子得斬佞臣頭嗚呼讀先生之詩者可以得先生之槩乎非其知明審固天壽不貳胡能倉卒立解若詛盟而委結之不可奪也孟子曰善養吾浩然之氣意者先生進於是耶一時死事諸臣吾鄉最多而修撰王公良教諭王公省又皆余里中人其事與先生相類今幾二百年所朝家卹忠之典闕焉未稱先生所著有詩小序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綱常懿

範進思集總若干種或傳或不傳今其存者僅十一藏於家曰藟菟集先生所自名也先生之孫吳令某謀錄諸梓屬秋爲之序秋曰昔穆叔以言爲不朽傳言也其不可傳者其人與骨俱朽矣先生鋒鏑外斂精神內朗其英忠峻節可以參三光而與天地爲常百世之下有聞風興起者猶旦暮遇之也惡用言傳先生其以此爲贅瘤乎雖然弓劔柩椁先人之手澤存焉匣而藏之重之至也矧其遺書乎哉讀其書而愀然見容適然動色求忠於孝吳令之用心可睹矣茲刻胡可已也而秋生先生之鄉託其名以不朽亦與有榮藉也夫

郭青螺越草序

劉文卿

先生有蜀粵二草已含睇蠶叢騷毫南海大足驅馳作者流聞洛下今茲越草則又江淮間往還所作也先生載峙給淮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一  
上益發諸郡賦傳檄雨集何暇修緘縷業乎昔者牒中之對  
賦舞馬者咄有窘詞豈非畫方圓難為工也先生操簿領挾  
風雷之思至於心中愛矣即類付形徵懷斯遣蓋亦遊諸石  
中隨煙上下未嘗以為有之者華省雲蒸有同委約以諸臭  
味寧得已已海內家懷油素摛屬之夫成市究其所歸同諸  
兔角何者競言靈光之綺無取墳籍之奧何以等諸壯夫長  
卿子雲而上視為象帝之光不復尋繹余鄉永叔尾鱗經之  
領子固捫笈傳之遺而義約辭羸不無擘緩然必參諸正始  
菁華相屬先生神情悠曠憫然畏俗河間濟南之篇戴記康  
成之旨踳躑惟下流興吐音豈與夫尸祝遷雲傷廉寡遣至  
夫扶南舊述七日遺義攷訂森披一之以理時從體物睽斯  
孟浪或乃秋濤飛羽海日殘照松風寫音林磴振錫希興公

之先韻得野王之語畫承天纂其奇博明通窮其趾目莫不  
總遞清衷辭微 居斯以入於歐曾出於歐曾者矣人倫之  
表於斯為則下走窺心漢廣誤讀雌霓嗜外人中時與事奪  
然小人之腹傳沫不休思知懷舊之篇更購紀遊之作

江州餘草序

葉向高

先大夫別駕江州則于景素先生為李甚相歡也余時以孝  
廉羔雉其舉子業以謁先生先生大嗟賞若以古文辭相期  
許者而余實未嘗為古文辭也比余守官史局先生來儀曹  
一再過從而余去之田間先生亦以抗疏直言謫倅安吉州  
不相聞者久之今歲余佐南銓先生適有事白門相與為瓦  
官雨花之游敘說其生平至於先人綢繆之歡沒存之際蓋  
愀然其思脈脈然其欲涕也余乃出其所為古文辭以質于



先生曰此二十年前之所辱期許者先生亦復相嗟賞而手一帖以示余題曰江州諸草使序焉余讀其箋答書記曰駢儷而婉篤矣公移牘版曰洞切而中窅會矣酬贈紀述諸篇曰沈雄而有法矣乃開卷而得白鹿洞之感懷與五挺齋說則嘆曰憤而正勁而衷先生之大具是矣於是為之敘敘曰文章者氣之為也氣之流行於人身雖汗漫無形乃其宣之為聲布之為韻其浮沈伸縮之故每每與呼吸噫噓應節而合響故氣舒者詞緩氣促者詞竭氣高者詞亢氣柔者詞下未有氣不振而文能發舒者也昌黎柳州才相敵也名相亞也乃柳之文雖以峭厲稱而說者謂其必不能為原道佛骨諸作彼其當永貞之世濡跡于伍文輩固不能如韓之壯矣文之遜何怪焉先生自筮仕即卓然以名義自持無所依附

既晉清曹能稍自沈默便可坐躋通顯顧獨皎然必行其意甘遷謫而不辭蓋可謂有其氣矣故凡觸事陳辭光明磊落誓白石以盟心指九天以為證不是過也世之仕者既多以淪落坎壈易失其操修間有一二豪傑之士不得志於功名又輒自詭於無生空幻之談以消磨其侘傺無聊之感遂至糠粃倫常蔑棄正教而不暇顧乃先生沈抑下僚跼伏田里已十餘年絕無放逐牢騷意態其持論著書一切推尊紫陽尺寸不失視流俗悠謬之徒踽踽乎其不相入也然則先生之氣蓋有所自來而非徒慷慨粗豪自矜於一奮者固宜其片楮隻字雖當濩落而精采常新有如此耳昔柳在柳州所與朝貴書多悲哀可憐而韓在潮州猶能以其餘勁開雲而戢鱷氣之所極其作用不同乃至於此然則觀先生文者固



當以其氣而知先生氣又不但在其文也他日賜環之命下而使先生竟所欲爲功業亦可見矣先生著作甚多未盡入梓江州其嚆矢也余之辱知於先生實以江州故旣弁其草而益增疇往之慨焉

易象通序

湯顯祖

人之生面目理澤亦無以大異而所好玩殊遠士之於書凡民之各肄其業有所好之有非全乎好之者也得已則已其風雨旦暮矻矻然而不已者其有不得已者乎貴游之家去四民之業而好狗馬聲伎博塞狗馬聲伎博塞其利於養也不如農民之業其利於智也不如書然而有好乎此者何也得已者在彼則不得已者在此吾獨愛臞王之孫有如用晦宗良貞吉三君者去貴游之家所好而好古書傳然技止以

詩行於公卿布衣之間而游揚其名至於文字之所起理義之所變探蹟而鉤深刻意而成言亦有時乎未暇也最後鬱儀王孫好揚雄氏之學方言奇字多所訓明憮然而歎曰文字之所起者畫也理義之所變者易也通於書而蔽於易不足以診天地人物之變乃追而學易凡子夏所傳九家所爲變象互體者潛測幽討不遺餘力久而隳括彷彿爲一家言名曰易象通蓋能極暢其意之所欲至亦可以有傳於世矣豈其不得已於書而矻矻焉者乎此所謂好之者也雖然方海岳子未成此書也散然而傲睨敦然而居休倫黨堂除之間愉如也書成而嘖焉且起拘然以悲脩然以貧豈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抑鬼神之害盈乎海岳子能明易必有以通其故矣



豫章攬秀樓賦序

江西洪州藩司之樓紫薇是居東維攬秀西儷辨章晷漏存焉仰答天桴昏旦之候無爽俯和民紀旬宣之政有序厥由來矣屬乃赤燦示舊靈仰告新革不日而已孚鼎有時而傾否岳伯嘉禾陸公四明王公相與謀曰休哉功有半而可倍事有一而得三斯樓之設時夜是司顧以吾屬宣懷未乏羊杜賓至燕言或假僑札爰有沙城神仙之路遠在數里滕閣帝子之洲近隔重關非期使人難以卜夜微寧就此一臺之基增爲三成之制咫尺足以營體尋常可以發志出不嫌於久次進無妨於設險利用大作莫便乎是者上下俞同時物會貞賦取幣餘役以流傭令信工敏浹月而就剗斲並舉重復湊緻楹極蜿蟺軒窗玲瓏麗素而不露其材髹堊而不傷

其質都作告備司時練吉二公相與攝英寮從妙屬帥而登焉則見山川畢升天日加朗出草樹於綦履度魚鳥於几席南浦西山不在關城之外矣徘徊流觀則朱邸華閑環珥於府寺英耄貴俊冠蓋於逵巷以至都人琇厲之觀方外元緇之處偉雅神麗指顧而詳漁唱田歌夾重湖之表裏軍漕估舶沸瀕江之上下孰非宇宙之精氣國家之利寶乎嗟夫事有合而成賁物有大而可觀我勞如何煙霞取日用之適有客莅止風雨惟時至之期至於鼓角晴飛戾天霄而益爽壺尊夕轉遲月露以方盈節之以陽陰文之以禮樂不其懿與樓成而中丞衛公適來撫我益新其政恢軍國之容復隍臺之制模觀精偉神色異昔樓增麗而勝焉歲戊之申月日之九陸公偕岳伯四明丁公永春李公觴予此樓晝漏之聞連



於晡下夜烏之咽通乎晨戒澄日氣於煙霏寫月精於露靄  
固已極斐亶之妍譚盡淋漓之雅致矣總而攬之秀其外者  
山川備仁知之所樂秀其中者人物兼富教之所歎儻干霄  
有異之氣恒存薄收無憂之言每驗則諸公取適於來旬吾  
屬從歡於上日蓋亦太平之盛事宜長久而無極乎彼夫城  
隅之宴忘其喪亂歎臺之什夸乎霸餘方今洪淑吾無取焉  
諸公粲然而笑曰然則子爲我賦之一言均賦敢居王子之  
先九日登高辱在大夫之後云爾

修撰歐陽德明先生集序

吳道南

嘗觀氣運代有升降乃賢人君子之道數耿耿不磨者振古  
如新顧世亂識忠臣至於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猶析圭擔  
爵迫於義命之無解無逃者若夫躬居畎畝名不登於天朝

分無關於憂國感時憤激以急君父之難軫宗社大計不難  
觸犯權奸竟以言死如我邑之歐陽德明公者其忠烈可與  
守土守官者同日語哉公丰神秀特志宇軒昂蓋自弱冠時  
固已博極羣書隱然負匡時之志宋室不綱遵養時晦屬金  
人大寇應詔上書州將爲選有力者肩三巨軸以往直赴行  
在且欲口伐金狄請以子女爲質亡論所上三十餘事皆井  
井石畫即如下親征之詔未宜擅動陽與之和陰掩其不備  
此雖良平智計無能踰此奈其中多忤權奸黃潛善中以禍  
遂與陳少陽東同日棄市已而建炎南渡盱食八年乃晉贈  
祕閣修撰官其弟衡子飛黃壻黃怙封其母羅氏夫人賜田  
十頃以贍祭養嘗讀其制詞曰使爾澈不得爲良臣猶得爲  
忠臣如天下後世將謂朕何此朕八年於茲一食三嘆而不



能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聊藉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云爾  
三復斯誥意當時公之正氣作山河而壯本朝游魂爲變亦  
必返於天庭告於上帝不然以高宗之昏柔其始也孰奪其  
鑒其終也又孰牖其衷哉且其時氣運雖當陽九之厄而所  
稱道數猶然未盡許公翰時在政府以不與聞其事亟請罷  
位去更爲哀詞以章之李公猷贖公屍而瘞之已而追卹進  
呈則趙公鼎奏劄則韓公世忠草制則王公居正已又胡公  
衍爲公刻飄然集周公必大爲公紀遺事范公應鈴祠公於  
學宮則公雖亡而有不亡者存故去之三百餘年有十世孫  
曰齊者以貢薦大廷手寫其萬言書上於文皇帝今有廿世  
孫曰鉞者與其子仕力成公集蓋鉞能好德敦誼爲里閭所  
推重仕能割股療母爲臺使者所獎賞固其天性不失爲忠

烈後亦以公忠烈能令孝子慈孫食其報綿綿延延無紀極  
也刻成仕以弁端來屬余方有內召具疏控辭未暇濡毫第  
思公而不得見讀公集如見其人於是乎序

聘君吳康齋先生年譜序

康齋先生去今百四十餘年所矣黃君明氏譜其年以觀予  
且屬之序蓋曰先生之學溯伊洛之淵源其出處進退軌諸  
道其窮通得喪付之天人所知也乃若篤志苦心親師覓友  
惟日孳孳而不知老之將至真有因年獨覺其進者維茲譜  
庶足以識之余曰是心也非獨厚效忠於聘君實大道爲公  
於天下先生其假靈於君乎後死者得與於斯吳陸之正派  
爲不亡矣南獨怪夫先生之學能取信於胡敬齋陳白沙先  
生而不能必粉梓之名賢有不可見不必見之訾能令僉憲



何公郡守王公侍御涂公陳公薦之於朝而不能必無根之  
議襲訛於通紀夫浪說蔓傳自古難據至謂不必見者必見  
始知之既云不可見何由知其不必見乎然而胡陳兩先生  
今之從祀聖廡者固昔之授受門牆者也胡爲必欲見之在  
先生又何嘗不可見耶且衆言淆亂折諸聖野史稗官準諸  
實錄方先生幣聘入朝授官諭不拜英宗皇帝諭日講於祕  
閣時李文達彭文憲呂文懿言於上上曰此老誠非迂闊者  
務令就職已而條上十事以備贊御之箴帝爲嘉納迨固辭  
難強上召至文華殿天語丁寧欲其無忘纂述以繼前賢輔  
教垂世之意仍遣大行護送賜金幣使其時先生勉就厥職  
君臣魚水之歡何必減一德訓志時也余生也晚未及奉誨  
於先生第近先生之居若此其甚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

道範昭垂津津嚮慕令人恨不獲從遊步武於胡陳兩先生  
後則君明氏之譜與南之所爲序非徒信先生也亦所以信  
自有之心而已

聶氏家乘序

李鼎

成周時衛大夫食采於聶因受姓焉於是乎有聶氏至漢潁  
川太守公良仕雅好長生術隱居新淦之玉笥山聶於是乎  
著姓於玉笥良仕十一世孫丹陽太守公友今所稱惠烈王  
者是也卒葬清江惠烈九世孫唐尚書令公道茂距惠烈墓  
五里所扞五經樓分授諸子聶於是乎著姓於經樓道茂八  
世孫時濟時泰徙歙州唐師道宋紹元兩真人出焉則時泰  
後也聶於是乎著姓於歙時濟自歙反經樓至今嘉靖時內  
史公天衢自經樓徙居南譙之烏衣鎮聶於是乎著姓於烏



衣蓋自宋元豐迄嘉定譜凡五修並以道茂爲始祖明興時  
一修於杭太守公縉再修於某公習禮內史公懼其久而湮  
也與從弟南海司空公桂芳大起而一新之列目一十有四  
策名宦籍展采莅政淵洽神謨五色輝映首王言不在著作  
之林尊無二上也縹囊旣啓墨妙先呈虎臥龍翔雲霞蔚蒸  
故受之以名書第一篇章代作厥有題詞紀年紀事鴻藻爛  
如故受之以譜序第二音塵邈矣繪事彷彿披圖式瞻矧其  
敢忽故受之以遺像第三浚明受采世揚偉烈載籍星羅昭  
穆則闕故受之以譜源第四令公以降往牒足徵五十四世  
如雲斯仍故受之以世表第五祖功宗德歷久彌新詳畧錯  
陳考鏡罔湮故受之以世傳第六佳樹敷榮柯條遐布粗述  
爰居附茲竹素故受之以譜槩第七曾霄奮翮千里比肩光

昭世德佑啓後賢故受之以宗望第八前言往行匪文弗宣  
詰人祖謝視此簡編故受之以列傳第九堂構鉅麗厥任惟  
艱貞珉具在仰止高山故受之以碑記第十仁者之惠贈人  
以言韋弦可警金石永存故受之以贈序第十一長言不足  
歌詠盈篇出風入雅洞庭鈞天故受之以贈詩第十二祝史  
正辭神人攸洽竣事告功緘滕副墨故受之以祭箋第十三  
余讀旣卒業斂襟作而嘆曰蓋聞有明德者其後必有達人  
其聶氏之謂乎聶氏以仙著者三以明神著者一十有八以  
經術宦蹟著者更僕未可悉數明德遠矣厚積發祥至我內  
史公靈根仙骨嶢然不滓五授上真秘旨愈出愈奇由今距  
某年懸弧之辰蓋八十有八齡矣綠髮朱顏澤若彊壯九轉  
之丹計日而熟諸孫各起一經居然巖廊植幹故仙者達於



天也明神者達於幽也經術而宦蹟者達於朝也內史公兼之矣茲家乘也其集諸小乘而爲一大乘也哉若夫隨年隨世而遞修之則在後之君子

李自得山人詩集序

羅大紘

詩固有定衡也近時說詩者苟自成一家言耳何必法古談何容易哉詩起於意意得而成聲協於音音協於律律成而後可被筦絃奏金石可以被管絃奏金石然後謂之詩而風韻體裁雅俗欵正雄雌醇薄之變猶未可深窮也以此繩詩即漢魏晉唐間僅得什二何論宋元哉故作者不必盡中繩墨然其定衡未可易也吾郡詩學惟西昌劉吏部爲逼古近復得李山人山人負其氣有士君子之行而雅攻詩平生交遊盡高賢達士奇人絕技而江海勝區足跡殆遍以故胸中

富而多奇不佞高仰久之近始過予發笥得詩橐數十種子移酒臨池每讀李山人詩一章浮一巨觥高吟細詠響振林木禽鳥相和暮雲獻奇爲生平之一快及對月分韻捉筆立就而杯酒尚溫以方君家謫仙何讓倚馬予嘉山人旣深於律而於游士中獨能操士君子之心不變也業已約結社五老峰倣陶隱君周元公之迹相與飲瀑泉采靈藥冥契古先哲人山人將於律更精而且別有悟於詩之外者豈獨成一家言已耶李山人名時獻字自得社中稱玉華先生其長郎伯開次季朗大能世其家學云

陶金驛羅氏族譜序

羅姓祖顓頊而宗黎爲高辛氏火正後封於羅子孫遂以爲姓氏其來遠矣後乃離析湘漢間復派分揚越豫章諸郡然



惟吉郡爲最繁吉之羅類祖秀川前至橙溪文恭公修秀川譜輒稱前之先無可考獨推絃家先世自宜城徙吉州爲最著以文恭之精尚於秀川文獻有餘慨焉他族可知已孔子言夏商之禮乃喟然歎曰杞宋不足徵也夫杞宋商周封建諸侯收其烈祖之典章圖籍與其寶玉並封之祕府藏之名山以俟來世然一再傳而文獻不足即以好古敏求如魯國大儒莫能考況民間之種姓不由封建無典章圖籍可封藏又未必有好古大儒如孔子而欲徵言於千百年之前後必無幾矣顧在吉郡與他方稍異故家茂族守其世系重若國璽兢兢至數十世不絕雖然亦難矣苟自今遡至元宋有一二足徵亦爲幸矣何暇問唐與漢之間乎哉泰和金溪羅氏亦祖秀川前前之後有宋紹興進士巨濟其所敘慶源圖亦

莫能辨前之世與其遷徙之鄉惟金溪之六世羅孟麗源流考斷然以巨濟爲適祖巨濟三傳至文龍客岳州四傳至時可自岳攜譜牒歸廬陵之析陂五傳至清甫自析陂徙金溪遂爲金溪始遷祖其後若存道之倡義禦難若存濟之辭辟江藩若克讓之締交楊太師若克禮之廣友四方豪傑皆章章表著明甚嗚呼此亦足以徵羅氏矣夫杞宋不能徵夏商而金溪能徵於元宋之間豈曰文獻不足其爲秀川之派與不同秀川之所自出殊不足深考也宗人大絃曰羅之封在春秋亦微矣子孫之仕於兩漢晉唐希若晨星至宋豫章氏以理學顯後遂無聞至本朝吉郡諸羅視前代稍著若開國學士復仁太宰文莊少保學古修撰文毅贊善文恭數公勛節文學照耀史冊他如以一德名者不可勝數百餘里之內



德星聚於一姓亦足奇矣然多含章蓄美不究其業麟閣雲  
臺之烈未有聞焉夫羅之國沒姓興歷七代而萌芽於吾郡  
諸公醞釀承續且數百年後必有明德相繼而興者矣是爲  
羅氏子孫所宜勤思而早奮也若曰問其祖所自出則宜城  
實濫觴耳其中之流徙支會何足辨哉何足辨哉

羅文肅公圭峰先生全集序

鄧澄

圭峯先生之集行天下業競梓而傳之矣傳既久郡齋板日  
就剝缺於是其世孫曾元若而人謀復梓而徵序於余余祕  
局晚進又受室諸孫即不敏其敢辭竊惟一代文章之運繫  
乎其人衰盛之端眎所創始由國初而來至天順成化間赫  
濯底定累洽重光國事可謂之極盛文事則不可不謂之衰  
有先生起而振之一時學士大夫眼耳心靈翕然不變自是

天下始知章句傳注之外別有奇文古學則主其運者先生  
勗其始者先生也令其時尊立壇坫號召收羅乘朝氣之方  
新際人心之競爽登高順風誰不臻附雷同風尚豈俟今日  
乃先生穆然獨以其文章自賞而已天下亦恬然安於先生  
之文之奇無敢摸擬剽竊爲所欲爲者屹乎若九鼎之在清  
廟巍乎可望不可即若五星之在天先生亦得以其雕琢之  
璞敦然獨完則先生之創始者固其所以善後者與後一傳  
而德靖已漸啓伐異黨同再傳而降萬遂顯然齊盟狎主一  
倡百和入主出奴至於今舖糟啜醢者日益多太羹元酒之  
味薄捧心抵掌者益近似幽尋邃詣之力微遠識之士目厭  
其盛竊竊然心慮其衰於是羣追咎三四大家開端作俑反  
思先生孤行獨復於振往開來間爲邈不可及則豈非一代



文章衰旺之運先生固有早見而預爲之所者乎或謂先生以前之衰在面首而其中實先生用之可化腐爲新今者之衰在血脈外強中乾縱先生復生亦安能移江河而山之嗚呼世宙何窮質文遞禪變通鼓舞職維其人先生往矣梓先生遺集於今殆亦迷途之指南文囿之鍼石也其集文奧異高出非承學所敢論論其關係運會者若此亦識其大者云

鄧潛谷先生五經繹序

徵君先生五經繹左奉常刻之武林者有顧焦二君子序而其刻之家者仍列兩序其孫恭更以其一屬余一諾蹉跎幾二十年念惟甫冠受教先生今去之且四十年顧髮種種日手先生遺編而尚未能有以盡先生也先生之於經學也篤以深其繹經也教人學教人宗聖尊經好古以學也旨具其

自序中嗚呼古人乎既與其不可傳者往矣而遺經猶在家法儼然見羹見牆而況其書尼父刪述非自尼父也庖犧卦畫勳華精一高曾規矩世守存焉安得等爲記籍而蔑之蔑裂記籍漸且蔑裂其庫藏產業兒孫不有其先之承傳也職由此啓矣倡之者傷教從之者踰閑學術人心世道關焉先生憂之故繹經以尊經尊經者存經也究性命之指歸修經常之大道使人畏聖法古好學深思罔敢隕越廢墜焉是其繹經微旨非僅以著述自名已也曰若是毋亦精言之統言之令讀者游泳其中一唱三歎而得其意焉可矣章列而句析之毋亦疏義之流派而或起其煩厭與噫嘻蒼蒼而下無一處可以盡天然無一處非天經猶天然無一言一義可以盡經然無一言一義不可證經教人者處處指點俾學人處



處叅承一旦恍然散處得全小中現大昔尼父不云乎予欲無言言不盡意書不盡言然其與門人居終日言垂之至今者刪述成書又何也求之語言文義之間徇名析說固爲執有并其句言義疏而欲盡空之并空乎六經不免墮無要以從有言而得無言知其必不可盡而終不廢其所可盡權實雙攝離即泯然是先正之弘慈而立教之苦心也安得以篇章繁簡繩之且先生繹通具在無論其衛道樹坊羽翼聖真即其文雄渾精深錯綜變動可經可子時左時遷試與諸詞家繫長度大彼以文章名集此以文章翼經不龜手之藥或用之以封則先生踞其大矣當先生集成神祖聞其名爲特予一官得待詔詞林承顧問而先生游岱其年六十有五遡之志學時政得假我之歲倘如他人忽忽悠悠此五十年所

就幾何而先生以半百流光成千秋不朽可謂善用其生者乎因序先生經繹不覺撫几興歎

### 東園詩自序

東園詩刻成凡刻行其詩者例有序序必徵諸人余則自序焉余觀世之人其評人詩也當嚴而其序人詩也當恕恕者舉而似諸人嚴者隱而操諸已也吾奈何置其身於人面諛腹誹之間非所以自處也又且以我故而令人作匿情違心之語非所以處人也是以不敢請也抑詩之作本以陶冶性情滌蕩生趣風月律呂山水丹青當有幽芳孤賞物表人外亭亭獨立之思故其事可貴焉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奈何亟亟而徵信於人也即有傳者俟後之論行遠之言直當付諸茫不可知之人耳然千秋萬歲之名達者尚薄爲寂寞



身後況肯挽而徵信於目前悠悠者之心乎余之從事於斯也最早共事者先輩則翰詔同氣則中丞翰詔天遊中丞博而徵之四海雞壇牛耳余輒卷而懷之一丘一壑豹澤鷗盟夫以言出同心已而人各有致同不害異異不妨同況其凡手諸詩各自爲序發其意於東園如此東方者物籟之長也

楊觀察平播錄序

張應龍

夫試盤躡於康莊即凡馬能矣至歷塊追風一日而馳千里此則非龍媒不勝也以刺鼠而刈葵即凡刃能矣至斷犀剗玉一舉而無停鋒無逆節此則非魚腸不勝也今士大夫居恒抵掌而談天下事易易耳逮於韃鉅當前輒逡巡退避否則謬爲肩而譁張倖一試亡實而冒成功此微猷才劣抑所爲其心非也夫惟不貳心之臣乃能忘利害蠲死生黽勉以

徇公家之急卒之難紓而身隨以瘁此諸葛武鄉侯之所爲死而後已者乎余初筮爲西昌令即得交於故觀察臨臯楊公是時公方需次然其憂天浴日之思惺惺於齒牙見之睂睫徵之未幾起副憲粵西備兵於邕而適交夷訶弗靖公扼吭制之不亡一鏃竟令其王叩關悔臯而交以綏用是朝廷益知公文武才思大用之而又適播事興因晉公觀察使監軍黔於時公里大中丞郭公方建節其地拮据兵間殊苦得公來師爲大振遂與公相決策而楊安之交攜且不惟攜之也安氏竟舉族就我樊共蹙楊酋以及於亡乃蜀人故諱其事而謂殄播匪黔力夫以一播蹂躪我生靈億衆耗我縣官軍興費數百萬假令更與安氏合寧復有黔無黔寧復有蜀姑亡論二公它石畫及它所馘獻即柔一安氏而蜀功孰與



黔多哉公年未艾素強健如龍騰鷲擊不可羈及一疲於粵再疲於黔訖於鋤兩大難而神槁盡矣欲長世得乎苟息之言曰竭股肱之力而繼之以忠貞夫惟忠貞在抱而股肱從令竭而後繼繼於何有余竊爲息斯言舛也公祖少師文貞公當洪宣間總揆宅有大勲公繩其武忠貞蓋世篤焉曩年以藩叅入賀也稱祖以進規侃侃數千語又卒不難靡七尺軀以自靖故余嘗以文貞比周之相奭而以公媿奭孫虎非過也然自虎平淮夷而後董董存一綫燕不復効忠蓋於周而公仲嗣嘉祚鳳毛炳矣行將翩翩傳於天亦如乃祖之矢音焉者楊氏眡奭虎何如哉公之平播也其奇謀種種悉錄中余不具論而特論其功所由成在嬰撫疆臣而得其窾縻今岌岌乎遼日益以不支矣主上每拊髀而思帥臣夫安得

肉公骨於九原而推轂焉有公亡憂遼矣

西昌鄧氏秀溪枝乘序

陳儒

萬姓不可一日無君一姓不可一日無宗讀公劉之四章而恪乎此義之不可拔也周文公以六行興民次諸三曰睦則宗衍而爲族之義戴記禘郊諸典列爲四條則又祖衍而爲宗之義蓋自王侯君公下迄士大夫未有不亶心於斯者嗟乎登枝而捐其本豈人理也哉若其傳火嘉林淵源古哲蔚爲奕代望姓是尤有天幸焉其殆秀溪鄧氏乎憶余與鄧君行可以萬曆乙亥並爲魯諸生爲余言其家世遠祖在筠陽者凡幾公碧山錦水收溢食秀久之而開宗西昌如我郡城諸族則唐宋之際之年也旣而媻締青岡刺史君宇明伊昆季接懽通好談及宋南諸先進所嘗論次世繇宗公並建列



祖繩傳益信行可君之言稽哉何鄧氏之鬱蒼而多佳其盤  
盤焉而麗乎十初也本之時義大矣雖然有進焉今夫岱之  
宗嶽將在高矣海之主谷將在深矣前人有高深之德為後  
人祖後人有高深之德為無窮之人祖行見本中本枝中本  
本中枝枝中枝負戴前氣而昌厥蓀萌即百代安足量哉余  
手題秀溪祠柱以聖諭家禮相願期嗟乎為高為深大約其  
在斯乎時則秀溪枝乘躡七乘而起而將壽諸梓以序余請  
焉而樂為之言

巢氏譜序

胡大成

史家志氏族率本黃帝獨巢出自有巢氏受姓最古唐虞之  
際巢父以讓著其後牛臣顯楚司空顯漢中書顯宋迨宋熙  
豐間真自眉教授筠州愛櫪陽之勝而家焉櫪陽之有巢也

自教授昉也其自櫪陽而分徙邑城也自源清昉也根苗兩  
植分華競秀永宣間侍御梅友偕櫪陽之雋合而譜之巢氏  
之有譜也自侍御昉也嗣後或續或闕歷載滋多世遠則虞  
湮類繁則虞渙於是宗人某暨文學某重加修焉邇世則自  
宋而元而明生聚垂六百祀瓜瓞不替矣著居則櫪陽東岸  
城之西北啓土間二十里粉榆相望矣徵獻則素宰永福元  
任京尹霖刺洪州梅友之顯於台太師之勤於家以及真定  
思南代有聞人迄今且繩繩未艾矣美哉彬彬乎譜之善觀  
也而愚竊有感焉先王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大者世國小者  
世家明德親睦以守宗盟世世勿渝是其盛也未世隆怨薄  
恩尋斧所庇餘之不食宗於何有則有虞難別宗避地易姓  
禽亂漚聚孰從辯之是其衰也乃今一姓承序海內為家士



無易業農不徒著各本所自出以相糾合也家承百世之宗人稱世德之裔豈不甚休顧或同者為名異者為質同則椒艾混於共棖異則肝膽分為殊域同則系望無徵慕高華而強附異則澤源未泯嫌圭革以弗倫甘拜汾陽之塋而忍尋闕伯之戈遠欲廣其引援而近先翦其羽翼無乃親睦之弗講而囂然有競心與夫其異而同也無怪夫同而異也宗盟之謂何而區區譜牒疇能維之今巢氏無他族於茲無虞強合而自其兩地相親雍雍濟濟壹惟先志是承也疎者聯之渙者萃之間者續之徵往必信揚微以核視它譜為美焉其庶幾化競為讓而泯同異之端乎且巢固神明之後世爾先世巢父洗耳潁川屣萬乘其如脫豈識夫世人競錐刀之利而見簞食豆羹於色也哉夫世之胥戕胥賊至滅宗親而不

忌者未不自錐刀簞豆起者也故救爭莫若以讓以讓莫如輕天下以重其親天下者簞豆之積也知簞豆之輕於親然後能重親於天下古之所以合者以事可知也由讓心著也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謂之懿德今之所以離者其故可見也由爭心勝也其詩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謂之昏德巢之舉也進於讓矣或曰子舍近而道古初即巢父義至高母乃遼焉而若存若亡乎應之曰人心亦猶世運心之初靡不有讓迨形役而爭起焉若隔千萬世矣試反之雞鳴乎旦固可揖聖神於羹牆不翅旦暮遇之也古之善言譜者毋如太史公世家首吳泰伯列傳首伯夷蓋貴讓也然則今之序巢氏譜也烏可以不稱巢父乎余雅與諸君子友善故不辭而為之序并以臆言質焉諸君子其已知之矣



彭氏譜序

彭氏之系肇自長平其後數十傳唐吉州刺史始大自吉州以後分派三楚間以百十數吉安清江袁州瑞州南昌最大瑞州之彭分居鄉邑間以十數新豐彭源最大大抵皆吉州派也新豐之遷祖曰六郎彭源之遷祖曰光莫能詳其齒次先後然而兩家相睦也歲時會食慶弔問遺雖相去六十里而宗盟勿替長老猶及見之厥後日遠日疎則子姓蕃而譜牒不具之由與龍巖君讀禮旣禫慨然論次由本支溯於始遷由遷祖溯於始派百世珠綴兩家璧合於是數十年之睽隔一朝如江漢之通匯也譜旣具以示其友胡生胡生曰善哉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高曾以下其情密密故多間壇墀以上其勢疏疏故易忘於是乎有婦姑勃谿

肝膽楚越之患非譜奚以維之且夫歷數千百指以合之遷祖則遷祖之所從出者若一脉矣歷數千百世以綴之肇祖則肇祖之所從分者又若同堂矣祀處於上而敬隆宗明於下而愛周敬隆故仁至愛周故義篤禮之善物也此龍巖之政也問者曰吉安袁州南昌清江胥刺史派也若之何其不譜也曰周封同姓四十兄弟之國十有五人惟魯衛最睦終春秋時會盟好聘稱周公康叔以相暱也壤同則就德同則親豈顧蔡隨之棄好勾吳之爭雄哉新豐始遷綿綿瓜瓞以大柱於龍巖彭源之斌斌玉立浸浸於牛耳矣豈非同德之徵與且喬木相望於諸宗爲近故譜宜先焉如必連三楚而誇九合乎竊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或有鼎以贖進貂緣尾續疇從辨之故篤近則遠可舉也統同而異可聯也自吉州



以往不之譜何也曰史備三墳五典乃序書則斷自唐虞春秋託始乎隱太史公表十二諸侯自共和始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其慎與本支而上志所見也其事核高曾以上志所聞也其系詳遷祖而上所傳聞也畧矣又況夫晉魏之際若存若亡乃欲軼長平驂昌邑而旦暮大彭哉封禪者七十二家臻乎泰山止矣崑崙之巔層城之臺非受命之所有事也夫譜也合前志矣若夫義例之簡嚴分合之源委今昔得失之林徽懿章美之迹龍巖君當大有論次於篇予請得而卒業焉

### 胡氏家譜序

胡之先蓋出帝舜氏周武王封媯滿於陳謚曰胡公子孫以謚爲氏歷漢魏晉代有聞人而在豫章者以壯侯顯譜謂侯

世居宿遷仕宋爲太子左衛率錫土豫章之西遂家焉據史則家世豫章人也侯初有國封應自爲祖自侯以下傳二十四世御史馘始顯當李唐辟地新吳之華林夫人耿氏有內則子五人各隨宦徙居陳留者曰瑜居毘陵者曰瓊居江州者曰琫居武寧者曰球唯長子璫仍居華林四傳至仲堯仲容聚族同居建義塾以延四方之士宋雍熙中詔旌其門曰孝義而仲容以入賀特授官有御書袍笏之賜朝賢相率賦詩士林傳爲美談子用禮與兄用莊用時同舉進士於是海內藉藉稱華林胡氏矣然自璫以來遷徙不一若西山修江宿遷稻田後埔招賓南康進城銅陵雙峰龍口紀口象口斜下無慮數十派總之皆本華林別云用禮生湘字達淇宋中葉知新昌縣因家於邑東南之石埠新昌之胡自達淇徙也



子孫或居竹垣或居東溪或自竹垣徙縣左十傳至益翁當元季辟紅巾亂保於古陽迨王師平江西乃尋縣左舊址築室居焉治陽之胡自翁著也翁又十餘傳至於今子姓儷數千指而衿縫肩聯冠紳武接孝義忠厚繩繩彬彬媲美乎華林矣傳曰盛德必百世祝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舜之後歷夏殷周至公滿大昌而繼守而在齊莊侯之後歷齊梁隋唐至侍御大昌而流行又在翁何其符與世儒懲非類之妄援乃欲譜自所遷無暇逖引是不聞剡子之稱少昊與馬遷之敘重黎氏彼豈繫籍神明以自為重要以明乎德厚之流遠而光耀之有所本也矧我先世邁德顯融系胄非遐當吾世而論次故業忍弁髦之使仁義道德之懿不傳聿修率由之道無稽又何以譜為故曰德同者性同翁能率祖德者

也故別而彌昌則欲亢宗延氏亦唯是由翁以率祖矣夫言孝友仁讓莫如同居共爨之為睦也言敦詩說禮莫如義學義田之為弘也言內則德音莫如耿韓林陳之為烈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聞其風聲猶將繆焉興慕而況為之子孫者乎無寧允迪茲明德以光昭令問保世滋大而忍相欺相軋甘為風波之民而莫之振也以此論譜其於尊尊親親合族之義思有餘矣時大成解綬歸於舍族長者屬以序譜和衷一德油然而孝弟之端也大成不敏敬述所聞而論次如左云

贈廣文陶君序

彭澤陶先生以明經高第分訓於新昌者五歷年所守司之註考無不上者督學之校等無不優者兩臺使之行部無不加旌幣者於是江以西稱賢師必僂指陶先生而邑人士方



以秩滿逮擢不得常常歸依爲慮無幾何而除日至乃擢爲其庠之長絳帳不移青衿如舊規條即服循之素薰習爲興起之資轉暮雲春樹之思爲吟風弄月之樂蓋觀於諸人士而喜可知也先生之僚彭君曾君洎弟子行徵言爲質而不佞私志之曰國家重師儒之選號稱外翰而其銜爲一條冰仕者往往欲得善地先生彭澤產也汎宮亭遡章貢入錦水不旬日而艤棹鹽溪不可謂遠鹽雖居山谷乎從來涵育道化青衿麗膠庠者幾四百人振鐸倡道綽有餘地不可謂陋間者財訕俗媮趨簡就薄及門之徒半不能具束脯而先生朝夕晏然即使處脂膏何以移念吾知其不厭貧也獨計移風善俗實藉貞士則先生之不棄敝邑實敝邑之徼有天幸而獲造於先生耳夫簞食變色芻豢悅心豈士也而婪若是

而先生左圖右史朝齏暮鹽固以廉易之矣未卯求夜見彈思炙豈士也而躁若是而先生恂恂恭謹束帶委蛇固以恬易之矣滑可潔楹柔如繞指豈士也而靡若是而先生舜鼎不售抱璞羞獻固以介易之矣夫見鋤園不顧披裘却金之操而後羞晝攫之爲盜也觀取履結韉數馬滌牖之恭而後知攘臂之爲悖也仰振衣高岡濯足洞庭之潔而後愧吮痔之爲辱也故移風善俗必得貞士而師事之矣先生固靖節裔孫而高誼質行章章如是豈其流風遺澤猶能起賢喆於百世之後抑亦資性學問自能似之與吾邑之里傳有彭澤一派而頽風不足以振家聲令人有西方美人之嘆向使先生杖履偶遊斯地猶將見棠而歌召伯指樹而思劉尹況其登席過化如此之久薰蒸涵濡如此之深於茲時而不瞿然



洗慮以偕大道者非夫也我故曰敝邑之喜得先生實先生之大有造於敝邑焉耳二君以爲然遂書以爲贈

重修瑞州府志序

鄒維璉

經國之大業莫如文文之大業莫如史墳典丘索三皇五帝之史也書禮唐虞三代之史也詩周與列國之史也春秋則魯史而聖手裁之以立教者也三代以上之史即爲經三代以下無聖人則無續經即紫陽綱目且避春秋之嫌於是垂世立教史特重而史才亦重矣周禮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則志與史同道而異名其立義例昭勸戒是非稍謬即馬遷歐陽人得彈射於是史才難而郡志邑乘家譜之才亦難可知矣噫嘻禮徵文獻子謂文在即獻在郊子論官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所學何據韓宣子聘魯

觀易象與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使魯不存周禮何以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乎秦燔詩書千古大恨後有掇拾灰燼表章斷簡者千古以爲功之首豈非文在即獻在而大而天下小而郡邑俱不可無肩任斯文之人哉筠之有志創於元至治間入國朝正德任丘鄺公來守筠始一重修今又百有餘年郡伯會稽陶公以文獻名家負高才乃取百年曠典而續之司理劔津徐公儒雅過人相與蒐輯考訂終其局夫鄺公開草昧厥功懋矣然事多漏而疑義亦尚存陶公徐公稍有損益義例愈密凡史家穢與畧佞與謗之弊一切盡洗下可供司土之考衷而上可備國史之撫採允爲惇史哉抑璉讀此而竊三嘆焉筠瘠郡也可幸在此可憂亦在此何以言之夫郡瘠則土風朴真氣固民勞而思善士尚文學敦節



義且無遠稽異代陶淵明劉道原幸震甫姚成一等我明英  
賢輩出或鐵面而死直或虎眼而善斷或拒婚分宜不以一  
揖易宰相或清逼古人諺有絕糧之侍郎或萬死翊駕於此  
狩或廷杖批鱗於南巡甚至布衣而全宜豐歸真主邑掾而  
尹溧陽稱名臣何烈烈也近時名公宦蹟士女節義尤爲簡  
不勝書夫非瘠土之民多才乎可幸也然有大可憂者在郡  
境廣輪幾何厥田下下國初里猾黎伯安以僞漢橫征之籍  
虛報邀賞遂令三邑賦額幾倍於宋元蓋至今而皮毛將盡  
矣夫民不安則易動先朝華林劇盜破城燔署殺人如麻前  
車可鑒然則今陶公徐公之爲此志也其有無疆惟恤之意  
乎璉才鄙陋何堪授簡敢書此以爲未雨徹桑之一助

九江府志序

葉夢龍

九江志纂自童守潮嘉靖初何兵備棊再修之今覓潮志不  
得桑子木紀廬山事引舊志俱可觀不知即潮志耶抑宋元  
間固有之耶李汎序何志謂舊志遺謬屬汎正而補之而何  
志之謬爲自來所未有宦表列梁元帝直云王繹湘東人桂  
陽王休範云王休範桂陽人元次山曾寓灑谿而謂生於瑞  
昌王子純以武功顯而列之文苑皇甫元晏安定人謝康樂  
陽夏人而傳之人物二程兄弟侍周茂叔於南安而綴之流  
寓胡旦狀元及第者渤海人而合之德安諸如此類瞋目而  
不見丘山者九十餘年於此其後人邇事續無撰著祇相傳  
說能言之者益寡蓋文獻之闕久矣余篋中書旣前泊於彭  
澤而失之南州朱鬱儀家多藏書富腹笥質以古事鬱儀爲  
手較而授之邇事則稽於衆及所遺佚見鄉先生傳爲烈出



其所覩記乃衷焉人從傳傳從正史事從宜風俗山川文物  
先後營建之蹟從所不誣而槩廣之間有舊志所載無稽無  
詢始姑仍之知其不無誤也余手所拮据起癸亥冬日越三  
月甲子春志成序曰夫志文獻則其徵者是信因革為大以  
張四維勸懲為大機宜洞於識而窅縻熟於心嘗假人之口  
以知之而假人之手以宣之而以為行乎止乎盈乎縮乎通  
乎塞乎此已窮於瘡而人窮於搔癢也非官師莫宜此矣夫  
華哀人之所榮也榮人者溢焉斧鉞人之所創也創人者嘆  
焉諛無如顯飾無如幽黠無如文濫無如市徇無如面則余  
皆所不敢鬱儀名謀璋為烈名弘祖翼以有成則德化令蕭  
上達也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一



